

戰國策附重刻札記 一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策 國 戰

記 札 刻 重 附

(一)



3 0646 5488 6

注 誘 高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雅雨
堂叢書畿輔叢書士禮居叢書
皆收有此書士禮居景宋本爲
最精之本後附校記三卷故據
以排印

083
112
2:3684

戰國策序

戰國策自劉子政校定。至宋嘉祐間。已多散佚。今所傳者。皆出曾南豐重校本。高氏注。隋時止存廿一篇。今厘存十篇。以高注淮南相校。頗有繁省之殊。似十篇注尚非足本也。自鮑彪注盛行。芟棄高氏注。又擅易篇次。好古者病之。唯刻川姚氏本。刻於紹興十六年。校勘精審。最爲藝林所珍。近雖重槧揚州。而於文句可疑者。往往轉取鮑本。入殊非不知蓋闕之義。黃君堯圃。乃取家藏宋槧本。重鈐諸堅木。行款點畫。壹仍其舊。其中烏烏魚豕。審知譌跡者。別爲札記。綴于卷末。而不肯移易隻字。吳正傳所云。存古闕疑者。今於堯圃見之。洵書城中快事也。伯聲跋疑堯。愚爲武后造字。予謂劉校高注。在兩漢時。斷無此等近鄙別字。而六朝人喜造新體。如先人爲老。巧言爲辨之類。一忠當因草書臣字相似。附會成之。陸德明論語釋文。悉兩見。皆云古臣字。則非昉于阿武矣。韓朋卽公仲侈。侈與用聲不協。當是側之誤。隸書多似用。故佣僞爲侈。佣用本一字。用與憑聲相近。故亦稱韓憑矣。尋繹之次。偶舉二事。質諸堯圃。願有以教我。也。癸亥仲冬竹汀錢大昕序。

51435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西周第二

秦一第三

秦二第四

秦三第五

秦四第六

秦五第七

齊一第八

齊二第九

齊三第十

齊四第十一

齊五第十二

齊六第十三

楚一第十四

楚二第十五

楚三第十六

楚四第十七

趙一第十八

趙二第十九

趙三第二十

趙四第二十一

魏一第二十二

魏二第二十三

魏三第二十四

魏四第二十五

韓一第二十六

韓二第二十七

韓三第二十八

燕一第二十九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三十一

宋衛第三十二

中山第三十三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作類字一本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集曰下。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劉作其德下及曾作德下及錢作。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无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朝會集作。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錢劉同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錢集作立爲強，是以傳一作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无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曾集作巧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特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集曾无蘇秦結錢劉結下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一本下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於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逸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

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與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畫，錢作

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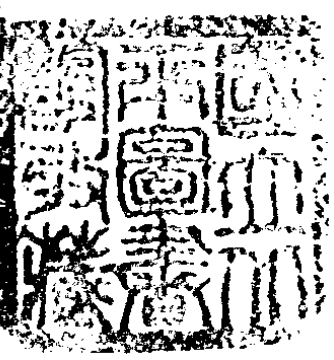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

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醴壺醬甄一作耳，

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曾集作幾逝。灑然止，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本

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



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且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中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違效養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東周謂集本改作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

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卽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爲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

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

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

翟。主君將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周君曰。善。乃止其行。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

惡。續史記兩於秦。史歷一作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

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

弗集一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緄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

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石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爲天

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

毀人。周文君免士去集曾一士字。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

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卽對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

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子。集本改作子。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

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因徐爲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秦且收齊而封之。

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大原。曾錢集作西。一作而。止秦之有已。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

之士。爲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也。相

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爲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爲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遂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卽天下之理也。

蘇厲爲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

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爲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曾集改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己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

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曾爲下爲有物字。無劉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子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王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告一作右。而為之請太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不

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磨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會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陞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錢。會集劉作亡。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且

使人操金與書。間遣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常入者矣。侯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昌他。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爲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違和東周。嚴氏爲賊。而陽豎曾一作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食
也。韓慶為西周續史記蘇謂薛公韓慶西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又攻
 秦以益之。益韓魏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廣多也。齊必輕矣。益韓魏韓魏夫本末更盛。
 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謂薛公危君不如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陰私也。無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
少根君臨函谷而無攻。函谷關名也。在弘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
張強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出歸也。是時張儀誘楚懷王令召君
 令弊邑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東國近齊楚王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
強。恩德齊使得歸楚王。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伊闕在洛陽為周最謂李

兌曰兌將也君不如禁秦之攻周也禁止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

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講和也而劉一作攻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

支猶支拒也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君謂李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疾秦公子名也其里有大樗樹因號樗楚王怒讓周以

其重秦客楚王懷王也一曰頃襄王之子懷王游騰游騰後語謂楚王曰游騰周昔智伯欲伐公山智伯晉

國孫也去由狄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廣大車也公由貪大鍾之賂開道

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也桓歸蔡姬未絕蔡人嫁之故伐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秦欲吞滅諸

國兼有吞周之意也吞滅使樗里族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戒以二國故使長兵在前強

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錢劉一而憂大王恐不敬其使一日

憂也為大王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雍韓別邑也楚攻韓圍雍氏故曰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蘇代蘇

憂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高都韓邑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從

也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公中韓公侈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昭應楚韓氏罷於兵倉庫空

無以守城。吾收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病困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及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壘氏必拔。公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折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節符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弊破公中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有人謂周最。姓名不見也。最。周公子也。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為太后養地。應。周邑也。太后。秦昭王母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最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犀武。魏將也。殺犀武於伊闕。南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是實也。攻。巧玄也。白起。魏將也。石本屬西河。祁本屬太原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養。姓。由基名。楚善射人也。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集劉。養由基曰。人皆有曰。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善射法也。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作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集劉。作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也。滅沒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在周之山南也。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吾得楚將也。吾當為五楚五將者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吾

得於境。或猶有人謂周君也。使太子與軍正於境迎吾得也。而君自郊迎。今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泄猶使楚聞之也。曰：周君

所以事吾得者，器必一無名曰謀。會集作謀。錢劉作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無效也。王必罪之也。效致

楚請道於二周之間，以臨韓魏。臨猶周君患之。蘇秦謂集劉一作調君周曰：除道，屬之於河。屬猶至也。通也。韓魏必

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四國韓魏也。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布周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齊太公田常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或曰太公函姓治，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錡治曉鐵理，能相劍。太公不知其劍善，故歸之。而責其

金。買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原千金，猶未盡其本價也。故折其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函治

其子曰：必無以語人，獨知其利。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為君實立果。果周太

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嫁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史記作曰：秦召周君，將以攻魏之南陽。南陽魏也。王何不出於河

南。史記作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河南為辭，不往詣秦也。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犀武敗於伊關，周君之魏求救。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關，遂進攻周君，故求救於魏也。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故不救。周周君反，見梁

圍而樂之也。梁魏惠王之都也。畜禽曰苑。園有林地曰園也。秦母恢謂周君曰。溫固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也。溫固口今

在河內。是時周魏下猶滅也。此口梁固也。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王。臣為王

作梁也。溫固近周口能為君取口。溫固也。周天子也。故周君謀主也。曰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秦也。傳曰。而王無之扞也。所扞也。臣

有患也也。周君謀主也。曰謀主也。故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秦也。傳曰。而王無之扞也。所扞也。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南陽魏邑。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柰何。秦母恢

曰。周君形不大利。事秦而好小利。形勢也。小利。謂溫固也。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固也。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

姓。而利利錢。溫固以為樂也。私愛。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固之利。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固。其以事王者。歲百

二十金。是上黨每患。而贏四十金。則其百二十金。故曰是贏四十金也。魏王因使孟卯致溫固於周君。而

許之戍也。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會下有。謂楚王曰。周必亡矣。周利便也。樊餘。周臣也。為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

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鄆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壁。錢作壁。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

王恐。因趙以止易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弊畏天下。天下以弊畏秦。必東

合於齊。兵弊於周也。弊。難。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

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

宮他謂周君曰。宜德周

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庸周最以為太子也。齊進也。周最

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誰為太子也。令人微告悍。

悍請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左尚以教司馬悍勸王齊

三國攻秦。反也。三四。魏。韓。齊。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

聚以利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犀武敗周。使周下。集會錢一。無。有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

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為不能使矣。臣願免而行。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

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為秦。且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且誅

矣。

戰國策卷第三

卷一

衛鞅自魯入秦。衛鞅，衛公子孫也。可也。王不聽。又曰：王者不能用，請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也。鞅由是亡奔秦。秦以鞅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大也。公平無私，罰不諱。諱，誰可與為國者。秦鞅強秦，鞅，山也。詩云：伊山甫不辟。賞不私親近，私，猶曲也。法及太子。太子，卒。黥劓其傅，故曰：法及太子，非罪中口。其口，謂其口也。非年之後，道不拾遺，不敢拾也。民不妄取，不敢取也。兵革大強，甲也。諸侯畏懼，然則深尊思。思，思也。少思也。深，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有十字。八年，疾且不起，欲傳，欲傳，商君傳，或作傳。當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惠王，孝公太子也。莅政有頃，頃，頃也。有，有。商君告歸，懼，惠王誅之。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也。莫，無。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也。圖，謀也。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之。商君，懼，欲其日，商君之法，愈不得出，有而說，一曰：（後以其請公子印而沒）其日，商君之法，愈不得出，有而說，一曰：（後以其請公子印而沒）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之。商君，懼，欲蘇秦始將連橫，秦故曰連橫者也。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也。利，饒也。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東有肴函之固肴在澗池西函關舊在弘農城北門田肥美民

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關中沃野千里地勢形便攻之不可得守之不此所謂天

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也吞滅稱帝

而治治天下天下少留意臣請表其效奏事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

可以詠調文章自稱之幸也幸與幸用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厚猶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煩勞今

先生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然猶然在秦庭寡人願以他日敬承之也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昔者神農代補遂補遂國名也積後語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蚩尤九黎民之君子堯伐

驩兜驩兜代三苗禹伐共工共工官名也崩於水火之間任知湯伐有夏文王伐

崇武崇武代紂紂紂為紂故文王伐之紂淫虐故武王伐之齊桓任戰而伯天下齊桓公小白倍公之子也

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錢劉本相結天下為一錢一比也兵車之

條既備民多偽態亂也文士並飭一作諸侯亂惑或疑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理治科

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上下君臣也刑罰失中故相愁則民無所聊相愁也

同言章理兵甲愈起愈起辯言儼服戰攻不息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去木事未多攻文辭以相舌弊耳

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不能使天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死士勇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馬。其。時。以。其。門。之。場。也。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徒處安坐不修其兵事欲雖。古。五。帝。三。王。五。伯。不可得者也。而。守。守。在。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也。勢方故。以。戰。績。之。檢猶備其。勢。也。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檢猶備。後。可。建。大。功。立。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故仁義而行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而。不。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到。錢。止。一。元。字。非。兵。不。可。能去兵兵之殷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因必也必不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蘇秦之說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弊壞。母。不。與。言。蘇。秦。唱。數。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汰也練濯濯治一劉錢無濯治二字集曾有陰符。民。以。六。也。讀。書。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命。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猶。未。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闕塞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華夏華屋一錢。自。傲。百。錢。黃。金。萬。溢。萬溢萬金也二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也散

也故蘇秦相於趙而國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

斗精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厚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

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皆用也當秦之隆隆降黃金萬溢爲用用轉

殺連騎炫橫於道炫橫也猶規光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風化使趙大重重尊也使天下諸且夫蘇秦特窮巷掘

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樞樞條假以爲戶樞耳伏軾擔銜橫歷天下徐勒也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

抗抗一作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張施也設也施樂置酒遠迎上郊邑培也妻

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行匍伏匍匐地也四拜自跪而謝謝前不炊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

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不以爲子也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

可忽乎哉信不可輕忽故曰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秦惠王孝公子也寒泉子秦處士也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東山山東

趙固負其衆也負恃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約謀約

也俱上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也含憤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武安子起寒泉子曰不可夫攻

城隍邑請使武安子也隍城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張儀魏人也仕秦以爲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受秦泉

冷向謂秦王曰冷姓向名向欲以齊事王使一作攻宋也使以猶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魏都大

安邑在河東近秦可兼取故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割猶分也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向言以秦王自知之故不言道也

張儀說秦王曰秦惠王也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續韓非子第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知可言利國安君

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小陽大連荆

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難猶敵也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

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曾作張數千

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也一本有其百姓不能死也錢劉本無此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民不為盡節致死傳曰賞罰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

無攻曾作有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

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不同死生異也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勇也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

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也病困蓄積索也索盡田疇荒墾不治也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威德不伯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異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

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濟水清，河水濁，一作詔足以為限。與難長城鉅坊，

錢劉坊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勝則存，敗則亡

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續史記引

五都江南都，江南皆楚邑也。荆王亡奔，會作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

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言一錢劉下有秦字中以字。陵三晉。三晉趙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

也。四隣諸侯可朝也。可使而謀臣不為。不為此引軍而退，與荆人和。和平今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

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華下，華山大

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梁，大梁魏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

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

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國一錢劉本無國字，侯魏人也，治猶相也，穰是故兵終身

暴露於外，士民路病於內。路，病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

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趙王都邯鄲，無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愛民氓。野民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劉下有兵字。拔武安。趙括封於武安。

字。一君將趙四十萬衆。距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上下。君臣也。貴賤不相信。賤謂士。然則是

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脩武。趙邑。一本有也。羊腸。塞名也。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

上黨十七縣。代國趙上黨。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曾下有反字。爲秦矣。爲猶

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池。池。續作施。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

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蠶魏也。蠶。害也。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白馬。津

也。今魏郡縣也。流。溢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從者。山東六國也。從敗不成也。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劉作伯。王業也。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亡國

也。謂趙也。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乃以一作攻邯鄲。

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却。退也。天下固量秦之錢本有字。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李下。邑名。在河內也。大王又

并軍而致至。一作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厚。大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之一本有字。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

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困也。蓄積索。田疇荒。園倉虛。具曰

曰倉。虛。不實。一。本下有也字。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慮。謀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

道。天下可有也。荷。誠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恒水。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劉無傷也。傷也。智伯帥三國之衆。三國。晉。韓。魏也。以攻趙襄主於晉陽。襄主。晉陽趙襄。

子也。大夫稱主。晉陽趙氏邑也。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且。將。襄主錯龜數策。占兆。策。著也。兆。占龜兆也。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何國。可降。

使為。而使張孟談。張孟談。趙。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潛行。私行。兩國。魏。韓也。智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魏與趙同。故曰反智伯。今秦地斷長

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無如秦國。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

有也。與天下爭。可并而有。臣昧死望願。劉作臣。見大王。言所以舉舉一本無。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

伯王之名也。成立。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

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曾恐當。不忠者。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子不予之。魏不反秦。張子不反秦。言魏以秦兵戰。死亡之而不反。則張儀亦懼。誅不敢反秦也。

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魏用秦兵戰。得反之。則張儀有功於魏。故得志於魏。亦不反於秦也。張子不去秦。張子必

高子。高貴也。子。謂甘茂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錢云。聞。舊作問。對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宜陽也。下兵。出兵也。塞轅轅緱氏之口。塞。當屯留之道。上黨縣。魏絕南陽。魏絕也。楚臨南鄭。

鄭今河南新鄭也。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二周，東周也。誅周主之罪。周主，周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

器必出。自知不可復救，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令，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錢本作此，不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續云：新序長字作偷，後語作倫字。幣兵勞衆，不足以成名。辟遠，不足以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曾錢

業，字遠矣。顧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國曾錢集本，富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隨，從也。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

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

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

謁，白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二國，周、韓也。以

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禁，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必不傷敗，故曰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司馬錯也。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續新序：陳莊，秦相蜀。陳莊，秦

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也。厚，大也。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害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請，使秦用樗里疾爲相也。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

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斯言里疾以自解說也。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錢劉作楚矣。秦王大怒，樗

里疾出走也。走，奔也。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蠶也。蠶，害也。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傷，亦害也。本漢中

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累，憂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也。固，必也。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為字。一本無和楚

楚必畔天下而與王親也。與，王相也。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楚攻魏。楚威王也。張儀謂秦王曰：王也。秦惠王也。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加也。魏戰勝，復聽於秦。錢劉作魏戰，勝德於秦。必入西河

之外。西河，魏邑之外近秦故，必以與秦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取之，西河也。王用儀言，取皮氏。皮氏，魏邑。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

首，戰勝威王。犀首，公孫衍也。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也。獻，致也。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齊亦仕楚也。臣恐王之如郭君。古文言也。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舟，僑也。

荀息曰：大夫也。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傳曰：舟之僑諫而不從，以

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宮之奇，虞大夫也。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遣

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亡，去也。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燕王，孝公子也。始僭尊號為王。

故曰：自能害王者者，字之國者，楚也。楚智知字。一本作橫門字。君之善用兵，用兵。錢劉只一與陳軫之智。

橫門君秦將陳軫又人仕秦亦仕楚也。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來必惡是二人。二人橫門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

也。王怒而不聽。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楚秦之間。一本作馳走秦楚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

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也。聽察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

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

高宗戊丁之子也。子胥忠乎。錢劉無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于胥楚王大夫伍奢之子。平王殺伍奢。子賣僕妾售

乎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錢劉本忠且見棄。吾不之

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秦惠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輸語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

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言。子欲何之。言欲何之適也曾作子欲何適。請為子車約

也。約具對曰。臣之願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

王與儀之策。順從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作。續後語其長者。一本更有詭之。詭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一本有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

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嘗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

賢相也。昭陽姓名也。楚軫為人臣。而常以國輸楚。王。王劉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

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臣乎？軫爲忠一本更添，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集與此本同，曾何以爲臣乎？軫爲忠見，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曲沃晉恒叔所封也。在今弘農縣東三十五里道北。其後秦欲伐齊。伐齊報齊楚之交善親也。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柰何也。慮計也。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約。具也。幣。貨也。試。猶管視也。張儀南見楚王。楚懷王也。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說。敬也。大。齊威王也。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唯。獨也。願。為王臣無與大王比者也。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厚。重也。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懼。猶合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閉。誠也。關。楚北方城之塞也。絕。齊懼合之交也。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秦。邑。獻。貢也。若此。齊必弱。必弱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會一作已。利。錢劉一作利也。德。恩也。楚與齊絕。為施恩德於秦。私得秦地。以為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也。宣。編也。曰。不殺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舉也。陳軫後見。獨不賀。軫。仕楚為臣。楚王曰。不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妄猶空也。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會錢劉夫秦有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

欺於張儀。言張儀必欺王也。受欺於張儀，王必愧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兩國秦與齊也。楚王不聽，

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止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猶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也。反還使人

使齊，齊秦之交陰合也。陰私也。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楚人不絕齊乎？乃

使勇士往詈齊王也。賢罵也。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錢劉一作表。六里，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

乎？王初使弭口，今王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名大都邑，與秦具伐齊也。是我

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言失邑於秦，而大得報償於齊也。故曰是我亡於秦也。楚國不尙全事也。不尙尙也，全空事。一云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固會固必大傷也。傷病也。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韓王見齊秦合之，故復

也。楚兵大敗於杜陵。杜陵楚邑。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僅猶裁得不滅大者，坐不從陳軫之計故也。

過聽於張儀。過誤也，聽於張儀之欺六百里地。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

秦人也。軫先仕於秦，故言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舊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知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也。棄去也。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也便利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以餘計為寡人計也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也遊仕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思左右曰臣不知其

思與不誠思則將吳吟吟歌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作會管與之說乎說言也有兩虎爭一作人

而鬥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也戾貪人者甘飢也今兩虎爭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也兼得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也刺殺齊楚今戰戰必敗

敗錢劉一無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也害危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

者存亡之機也機要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也寡少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也恃誤也字聽無失本末者

難惑也惑亂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公孫衍魏人也仕於秦當李讎謂公孫衍曰李讎秦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

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也讎仇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儀之無秦矣公謂公

此三人則諸侯知張儀無權寵於秦一下有也字

義渠君之魏義渠西戎之國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過見也謁告也情實也

能復得相一相一本作數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無征伐之則秦且燒蒺藜君之國燒蒺藜

一見也請告事之情實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將致重幣求援義渠君曰謹聞令

聞猶受也。令致也。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齊宋韓魏趙也。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

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謂猶言也。李帛秦邑。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盛人也。字越人。武王惠王子也。示語也。扁鵲請除。除治也。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

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劉本石下有曰字。投藥也。石。石所

君與知之者之字。一本無。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三川義陽川周室洛邑。王城也。今河南縣也。而寡人死不朽乎。乎一作矣。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輔副也。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從聽也。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

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

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上庸楚邑。今漢中東縣也。天下不以為多。張儀以多張子。錢劉本作不。而賢先王。先王謂魏文侯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中山。今

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本齊人。樽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費邑名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上一本無已十九字。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走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疑猶

則慈母不能信也。信猶保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音臣

恐王為有一本為上之字。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也。聽受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

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序在續新作護，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也。役事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也。弊極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與楚漢中

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韓失楚援，故孤無如秦何。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邑也。宜陽韓楚王以其

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卒，士也。士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

秦者，我以宜陽餌王。餌猶喜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猶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公中

也。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墓葬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益助明日鼓

之，宜陽拔也。拔得

宜陽未得。得，一本作拔。宜陽，韓武子所都也。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息，休也。甘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

孫衍惡甘茂攻疾術（一本下有也字）而外與韓侈為怨韓相也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

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戰攻日多也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秦衆盡怨之深矣無事樗里疾公孫衍無以復

盡怨樗里疾公孫衍之造謀伐宜陽怨深之重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秦武王也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言楚不能為韓氏先與秦戰也韓亦恐戰而

楚有變其後恐楚作變難韓楚必相御也御猶相瞰望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楚雖與韓合不有餘怨於秦無怨亦可復合也故曰以是知其相御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強也健者強也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患憂也其

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聽從也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

制之制御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也且將出關遇蘇子遇見也蘇子蘇代也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

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去猶遣之也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

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

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甘茂言我不肖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

公於齊重尊也言將齊尊重公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穢塞谿谷穢後語槐谷注槐里之谷今京

非始平之地言周秦之地。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約結也。以齊之

悉知也。或作鬼谷。大非。曰。非秦之利也。故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劉作重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

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錢一作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秦一作蘇秦代。偽謂王曰。齊潘王曰。

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劉作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

留。必不德王也。德恩。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處居也。劉無道

之。厚處。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於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子公孫甘茂之吏道而劉無道

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犀首公孫孫衍也。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也。告語。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言甘茂知之。且不欲使公孫

一其寵也。故言犀首告臣欲王逐之也。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屈蓋楚臣也。楚仕於秦。使秦相之也。秦啓闕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

休於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不悅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傷害。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

和。必悅。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涇山之事。涇山。蓋趙井涇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陽武。齊邑。和合也。而以順子為質。順子。齊

也。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弊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解。趙使不與敢告下吏。下吏。秦吏。秦王使

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不一作弗，錢劉一作不以爲義。以告

弊邑。大國，趙也。弗，義不以爲。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錢劉又作有，續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地陽武也。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蘇代，蘇秦弟。曰：臣聞往來之者，言劉

一作往來之言者。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深，重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

行。今破齊以肥趙，趙史記有趙趙二字，曾劉無。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而後制晉楚之勝。

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雍也。錢劉弩下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

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破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齊秦爲晉

謂之愚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故劉作矣，秦將取夫取三晉

之腸胃。腸胃，喻心也。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曾集之上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宣太后。惠王之弟，昭襄王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

子說太后。殉，殺人以葬也。庸芮，秦臣也。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

二國史作虞，其爲醜夫說太后。續十

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怒太后救過不
贖。何暇乃。乃。曾錢劉作及。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止。不以魏醜夫爲殉者也。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一本口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

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無一作他慮也。

曾錢本魏有文字。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母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

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無已上十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儀一本無之

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謂魏冉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且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毋多則疾到。續到恐作封字。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與一作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成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

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秦王欲爲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謂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翁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爲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後語作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

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

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國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

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爲其凋榮凋榮，曾錢劉一作凋弊。史記割榮，憂語書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

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

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史記闔於王心耶？已已，錢作亡一作以。一作抑，曾作亡。其言臣者，將賤

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一無

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曾作已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臣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錢聖下有焉。字。而死。三王之仁。錢仁下有焉。字。而死。五伯之賢。錢賢下有焉。字。而死。烏獲之力。錢力下有焉。字。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棄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澨水。史記作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廬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

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一本無身字。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歷也。是以杜口塞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應後語。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劉萬下。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騶一本無馳字。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續字善引。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劉一作錢。以欲少出師。一作錢。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錢作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蹠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虜寸之地無得者。者一作也。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則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齊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巨。邢巨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王曰。寡人欲收韓。劉下更有韓字。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睪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生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無內字。有田單。卑後語一作文。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曾下有高陵進退不請六字。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幣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曾下有華陽二字。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

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一無

涇陽曾下有華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

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

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曾錢劉一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不稱瓢爲器，則已。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也。木質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

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

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也，其威內扶，其

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

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

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劉本無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秦攻韓，圍涇，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得一能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

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無而字，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與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睢行，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以字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有錢劉下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一本下有邢，邢三二字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一。幾何。劉改不一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爲武安功。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汝南。一本下有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爲子。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卽爲劉一無卽梁

餘子同也。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其情有一本下何字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秦爲一本卽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尙奚生

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

南虜也。錢一無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

其夕。某儒。曾云恐作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

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劉無鬲字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一本下有欲字。代

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君何。劉一作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遺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固曾一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劉一作聲雖無憾無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錢忠下有不能存殷。子胥知。錢本有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惑一作一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曾本有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一本有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一本有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曾本作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蔡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適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啓曾作或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

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豈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秦。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一作南攻楊越。北并陳秦。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剏一作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士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楛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翹博者乎。或欲分一本無分字。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自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

君一居本守有秦十餘年。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攻秦。藍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况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有一本以下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而離絕也。使秦疑不敢出。必有功。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有功。三國伐楚。大臣有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女以為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眠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也。薛公在魏。故欲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眠與佐也。也。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魏田苦。故言請為王因眠與佐也。魏懼而復之。齊女負

芻必以魏歿世事秦。世入還也齊女還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說此言言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

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會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王何不

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

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此講之悔也。悔恨王不講三國入函

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

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秦昭王謂左右

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強耶今時強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魏孰與

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

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矣。甚謂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

也。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對曰三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

晉陽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

也晉劉皆作六晉者无皆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

也晉劉皆作六晉者无皆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

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驂。乘曰驂。乘三人共載。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滅亡乃今

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

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

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殺也。身死。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趙襄也。

見圍於晉陽。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絕秦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

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營。營或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

王何不與寡人遇也。遇合。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

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弊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危。秦王曰：善也。昭王以是告

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

楚怒。秦合。周徽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不罪景鯉。而弟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鯉。一本無使。留。曾劉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也。市。求。楚王聽。則不

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一作。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

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開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一經也。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

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遺景也。景也。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自趙正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

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

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銚。去苗器也。音括。續。銚。姚調二音。古田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媵。通於嫪毐。閉之於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并。兼。秦王名正也。以母媵。通於嫪毐。閉之於

臣萬金。資。資。資。而遊。聽之韓魏。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也。入納。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秦王曰。

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

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人其將相。北遊於燕趙。

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韓。魏。頓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

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

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致至而危。累暴是也。至極今大國之地。半天

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

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國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

翔。猶解於一本。本作散字。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

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

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減而

肥仁義之誠。誠字一本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宜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三王不足四。

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王若負人徒之衆。材材。一本無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毀敗也。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服也。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詩大雅

秦強成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言人初始無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
 秦強成也。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謀卒殺於豎盪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
 其後也。一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食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
 隧。亦貪利前。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設字。劉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
 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一設字。劉本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
 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卑服也。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也。還為越王禽
 於三江之浦。流尾。一本黃也。為越所殺。殺字一本作浦。匡字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
 矣。日謂明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台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今王妬一作妬字。楚之
 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助鄰國。敵
 也。敵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走也。魯狡也。喻狡兔。騰躍。一本無躍字。以為
 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詭人。如毀傷人。選明君則治女罪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而吳信之。臣聞敵不可易。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重也。
 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
 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賴族類離散。流亡為臣
 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

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下。一本攻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無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構也。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錕、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於字。劉本無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充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也。以泗水為南界，負背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謀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也。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齊魏未能為帝也。然強大足以禁秦，使不得稱為帝，有餘力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強盛也。一舉事而注地於楚。事，戰也。屬，誦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誦，謂也。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以臨。劉本作韓、韓必授首。王襟施字。劉本襟字作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侯動靜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許、陽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地，是王之地。一任兩海，東海、南海，要絕天下也。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或為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

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衆而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收薪采莫敢闕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

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

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齊太公聞

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一伐一本作代字一呂氏齊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

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其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

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鄆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格道趙

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格道不通一本無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振委南聽罪聽罪

也子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釋於是夫積薄而為曾劉本厚聚少而為曾劉本多以同

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為臚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

樂伐之也。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

謂秦王曰秦始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而忿也。伯主約而忿也。伯主約而忿也。

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忿怨也。伯主約而忿也。伯主約而忿也。伯主約而忿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也。敬始慎終也。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

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

禮於宋，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一作勝長求平。句踐起兵伐越，勝之。句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難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

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也。

周東也。西周也。軒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徙兩周之轍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攝佈畏秦不敢交會。取黃棘而

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結

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吳智。吳王夫

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為行百里之中耳。難故曰末路

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驕約。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

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接。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齊宋

在縹墨之外。以為權之勢也。權。援助。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失也。言其弱。韓別而

楚失長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

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秦王因不罪。言桀紂逢繫紂

已也。秦王恥與桀紂之同。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

也。不為相者。不善也。幸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夫人者。幸戎楚人。自楚王在東周。東周

洛陽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楚必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

公相必矣。公孫洵也。甘必見用為相也。

樓解樓解古伍字。出偶合也。音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秦也。紛彊欲敗

之也。強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也。負昔。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

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飲命。命之留於酸棗。止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魏太子

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故將伐魏。王曰。為期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

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彊折節而

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飲正言書魏也。故魏計恐也。秦來伐必得東周故也。

濮陽人昂不韋買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買於趙。時不韋買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有母。曰。耕田之

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也。世後。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歸城。歸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侯有

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保于秦太子也。異人之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于於趙。安

日倍約。身為董士。今子昭衍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首必使乃說秦

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秦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君之門下。無不居

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侯。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

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也。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太董也。朝榮也。命將不至於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也。

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助也。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子異人名。奔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王后華陽夫人耳。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願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為德。

講。講說。曾本。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兒高其知。高。高。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習。王罷之。乃留止。止。留。請問曰。與也。陛下嘗執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執車。止。住。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

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修王之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

燕。曾作往。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

而不決，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

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文信君叱去曰：「劉作去曰：

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壘續史記作大項壘，司馬貞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

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違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

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

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

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鄢陽，一會

也。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唐曰：「請因孺子

而行。」請，聽也。言行一行，一作因。之燕也，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

唐先報趙。」報，口也。往為張唐先說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

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

欺者無異故。怪異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

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續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二。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十三。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

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

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

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

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內惡

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地秦受地而郟郟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

亡。趙自危。亡諸侯必懼。懼而相掾。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一臣請大王約從。約從事成。則是大

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

為秦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敵。遇秦也。趙王不能將。趙不。一。本

一作能。用司馬。一。為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

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

令曰。以上客料之。料。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安君李牧也。

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邪。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

君必死。韓倉必說。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君為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酒

爵也。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緞病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撮李起居不敬。恐懼死

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按。上若不信。緞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捫。捫會繼之以

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致。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

取縮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越甚疾。出諷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

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嗟。

劉一無茲乎。司空馬。又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

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史記注。別見。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

寡人屈於內。屈。後引史記注。別見。秦。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皆作姚。姚劉曾本。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絕。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作帶。舞劉本。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封賈。劉一作。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知一作短。韓非。韓公

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一作短。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

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

盜於梁。臣於趙而逐。趙盜竊於大梁。為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

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有之。王曰。有何面目

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

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開

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至身死國亡。亡失。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

之逐臣。言韓。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

而斥。棘津之難。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人字也。一無。為市賣

小利於其鄙。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弊。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賈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弊。幽於。桓公用之

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傅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傅之。門自鬻於秦。

曰。五。投用而秦。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

誹醜。天下。曾作於。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立功。使若卡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卡隨。務光。

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冷之。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

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爲明君。賞有功。不賞有虛名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無者字。）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嬰子恐。張丑謂楚
 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嬰子也。盼子有功於國。而一國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弗與。一本作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為今
 嬰子逐。逐。子曾木今。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開。齊
氏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公孫
也。開也。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齊削地而封田嬰。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也。靖郭君謂謁者无為客通。諫者。無通欲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
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言請烹。烹。謂死也。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反。還也。君曰。客有於此。無走也。客

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續淮南子君曰。亡。更言之。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禁鈎不能牽。率引非

能子樹不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者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奚以薛為。夫齊何。雖

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君曰。善。乃輟城薛。輟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而數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齊貌辨之為人

也多疵。疵。謂病也。續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靖郭君不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

文也。孟嘗君。田嬰子。田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刻。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齊家。高苟可

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慊。猶善也。善齊貌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且暮進食也。上舍。上傳也。且暮。朝夕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

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

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積也。齊貌辨見宣王。

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

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

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

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王，先君也。雖惡於後王。言為後王，一劉無此四。吾獨謂先王何乎？

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成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辨也，二不聽。宣王大息。

動於顏色。動猶發也。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殊，小也。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肯，肯也。

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舞也。其劍。宣王自迎。

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也。七日，謝病強辭。以病謝相，位強。

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沮也。此齊貌辨

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難，令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段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也。段于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于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兼也。

也。其於齊何利？利，一無字。田侯曰：善。乃起兵，軍於邯鄲之郊。郊，境也。段于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

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之弊。襄陵，魏邑也。河東縣，魏邑也。邯鄲拔而承魏之

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梁，故曰南梁也。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

早速也。晚徐也。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齊臣田臣思夫韓魏之兵未

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顯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

陰結韓之親，陰，私也。而晚承魏之弊，承，受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

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也。馬陵，齊邑。

將龐涓，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鄒忌，侯爵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

也。用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殺也。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

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曰：我田忌之人也。

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亦一無驗其辭於王前。信

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

使彼罷弊於先。先，曾弱者弱守於主。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錯擊摩車而相過。軼，途也。轍，道也。錯，

先，曾作者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

名也。今國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四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不然則將

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聽，從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杜赫曰：臣請為有君字，留有一留字，楚

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

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也。鄒忌以齊厚事楚也。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思若復於齊，必以齊

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宜王，仕人衆，宣王不悅。悅，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威作福。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

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作以一人下亦幾何人。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

塞之。壅，塞也。斯，斷也。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倍，長也。身體旡麗。旡，讀逸，朝服衣冠，窺鏡於鏡也。謂其妻曰：我就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

平。其妻曰：君吾甚。徐公何能及公。無一字。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無一字。不自信，而復復無一字。問其妾

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無一字。吾與徐公若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上一無以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無一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私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畏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求也。於是，一無於

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無王曰。臣誠知不如情劉作臣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

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

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一無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

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諫一無字。門庭若市。數

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端改循一循曾作脩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

戰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脩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應與秦交和而舍。俱交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職名也。傳曰。楊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一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章子為然。

威王不應。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

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

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

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也。吾有之。字。使者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

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

欺死父也。死父欲使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

欺死父也。之說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也。齊王患之。患也。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絕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

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吊？曰：君之謀過矣。過，失也。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

魯，足下豈如令令一作一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

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衆為中立，無以為助也。親二國交戰之後，勝

其見恩德，亦其其會甚大也。魯君以為然，身退師。退師不復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

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遞也。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

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

東之患。患也。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割以附益。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為秦自相

不出薪燃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堯、舜、禹；三王，夏、商、周也。五伯，昆

吾、大彭、豳、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

虜。反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燥也。目不

而韓梁䟽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出猶願王熟慮之。慮今

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言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

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

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北有渤海。此所謂四

塞之國也。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疾如錐矢。錐矢小也戰

如雷電。雷電喻解如風雨。風雨喻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臣

竊度之。度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轂劉擊人肩摩。塗道擊相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也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今

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不至十日。而戰

勝存亡之機決矣。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闔。至闔一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車不

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禍。獨喘息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

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

王之教詔之。秦主君謂蘇也。詔告。蘇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齊宣王大臣父兄。般衆

富樂。無過齊者。殷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顯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

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

察其至實。受。覽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

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

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池趙入秦

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搏。博。會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

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

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曾。有。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韓齊為與國。相與為黨與也。有患難相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

王之謀過矣。田臣思也。不如聽之。聽伐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

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也。王曰。善。

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

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

赴字。貴于秦。武王任用張儀之罪。一罪。下有也。字。又使至。一無。又使至。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王曰。柰何。曰。為

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

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不能相去。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

出兵函谷。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城也。

天子所部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齊果舉兵伐之梁王

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

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

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劉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

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

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此

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因一

本作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合秦之橫與山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儀

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理為君必解衍解說衍於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犀首

跪行為儀千秋之祝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讎仇而儀與之俱

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也一本聽下有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

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今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一一下有也字。齊燕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

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

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對燕故勤取之。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

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

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過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齒之有唇也，唇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卮，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劉

無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過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

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

魏亡之後，秦東而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

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鄧中立王。鄧，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

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鄧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致也。入，猶致也。可以益

割於楚。益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亟去，可以恐蘇

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

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

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

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會此上字不作注。謂楚王曰：齊欲奉

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頃襄王也。首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

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已太子也使齊奉立以爲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皆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詐齊也。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饒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一作權。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於齊。一作而爲交。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太子以爲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楚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劉無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爲武貞君。武貞。楚邑。故

曰。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固。劉作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治。曾本無此二字注。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君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問也。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一作吾。土殘則。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半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門戶。避號之門。茶與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四面也。四塞之國。固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澹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一作孟令人體貌體一作禮而親郊迎之。

謂澹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澹于髡曰。敬聞命矣。下一有至於齊。畢報。王曰。何

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荆固而攻

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其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之子也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顯

蹶之請。肆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已。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

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會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

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欲以為分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以吾毀之無憾也。言故得為長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以補文字一本有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願聞一人曰。

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會以臣之血。滿其衽。衽。汗也。田督續督。恐作督。春秋傳。鄭曰。車軼之所

能至軼也。晉鄭游販。轍日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如使而弗及

也。勝聲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

交田于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君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

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淫為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居莽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願君以

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

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唾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

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

無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劉

集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

不如魚鼈。歷險垂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也。曹沫魯莊公士。傳曰曹魏也。使曹沫釋

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鐸與農夫居墾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也。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

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積別本髮標。通經毫髮。賣妻子不起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

足下謂公孫戊。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獻公孫戊。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遠貧窮。有存

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閨。君召而

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也。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

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

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澹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一作七人。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

而至。會至。一作劉作圭。也。音雖。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澹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

者而俱行。俱。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一作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

之罌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罌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鄰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

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澹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旋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勸而擅其功。今齊魏

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為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

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

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

借循計。一曾無此七字。劉循作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援。乃使朱亥椎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為天下

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完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

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

福劉一作作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蹙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改作下。同。衛

之東野。取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

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所專兵一志以逆秦。逆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也。三國趙魏楚界。齊不與秦壤界而

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

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其一本無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慣於憂。而性慳嗇。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

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挾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願謂馮諼先生。劉作願謂馮諼曰。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

得爲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曰。二字。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

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鷹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遂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

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

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

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悅。左

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簏。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

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

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

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

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晁去滅亡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

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兇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

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

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雄陶元亮集聖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

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字。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曾本作制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觸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恐陋。守

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作夫字。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

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字。劉本無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

世無騏驎耳。劉本有之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

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集本無也今王治齊，

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

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

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

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

徹其瓊環，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作。不一

朝，何以正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

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官。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譬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而一本無

與我赴諸侯乎。

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於以收天下。此大

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

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

對曰。夫約然一本無

與秦爲帝。而

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

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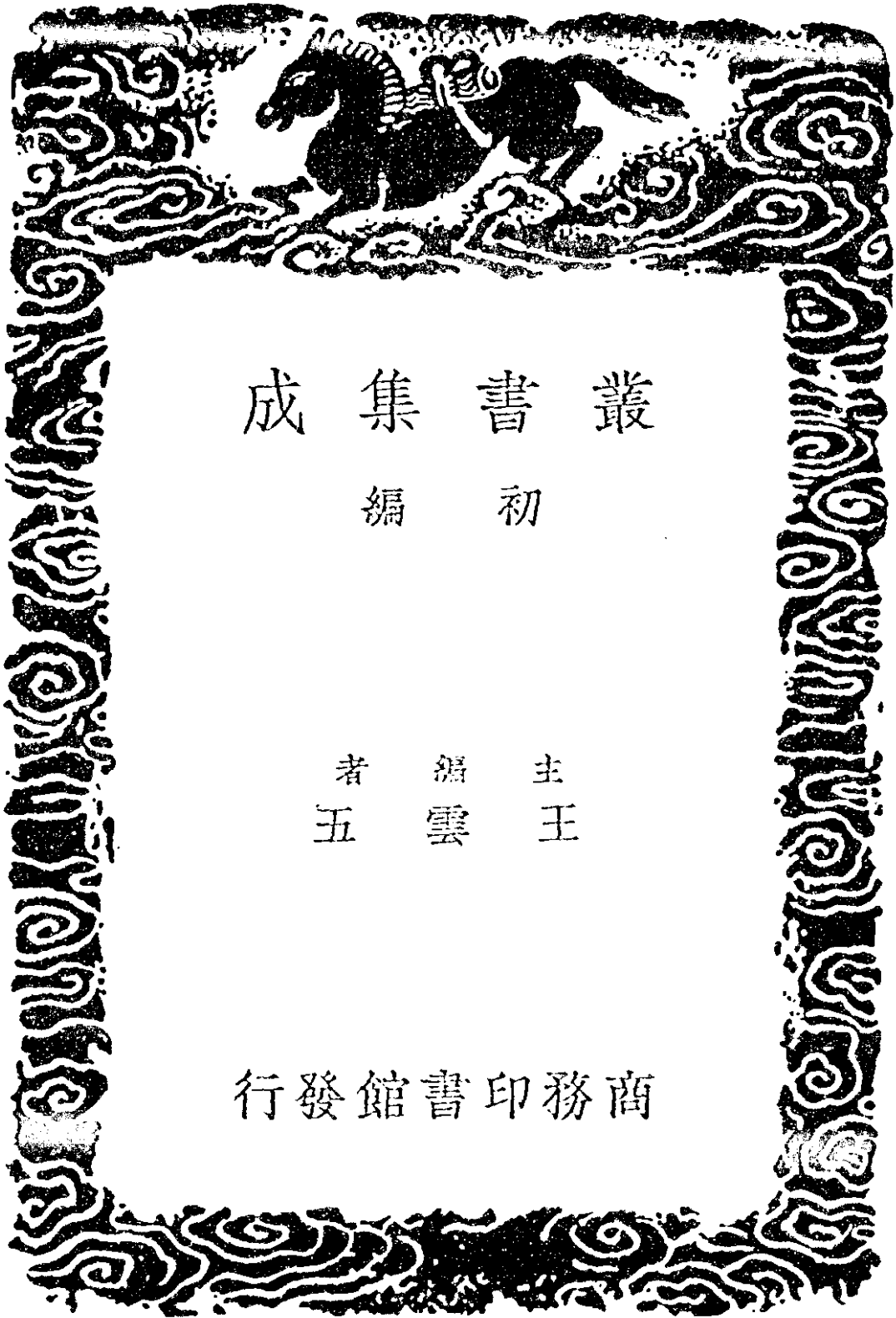




3
4
3684

戰國策附重刻札記 二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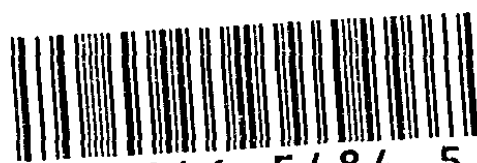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策 國 戰

記札刻重附

(二)



3 0646 5484 5

注 誘 高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蘇秦一本無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

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

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制平。

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

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有一本非下。強於趙也。譬之衛矢。

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有一本出下。梁門軍舍

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歿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

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

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083
112
23685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一無夫字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蠶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驎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驎。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徼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醮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繆。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昔一作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一作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奮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非咎。劉一作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一無衽字。席之。一無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一無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拒之。患至則趨。則趨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日一無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日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誦古曰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閔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一作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反字一本添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有史記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致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奔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亡。一作忿。

不願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

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一本添奔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募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

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

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

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曾無意者。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篇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也。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傲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曾無此三字。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諸侯。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水。曾一作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有之一本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續元和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者貫珠則貫姓殊名非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何曰劉曰索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有之一本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挂頤。攻狄不能。續云。能。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日。尙矣。歸於何黨矣。檄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何黨矣。叶音往尙。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馳聘。說苑作馳聘。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脩。一作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作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不劉添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劉作敦。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曾添與之字。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一作敦曰。女無謀媒。一作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可以一作為謀，即

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

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古音通）莫切，客（古音格）古音亦叶。一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淖君之亂一下添秦，其後秦欲取

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有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

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楚王。一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約。劉作秦。目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目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饒果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目利。其心必營我。悉兵目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目。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目腐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州。劉一無。宜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目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目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目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目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目兩弊也。且魏合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目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目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會下有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目曾作目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曾到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已作已一作色。不然，無目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目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目嬖女不徹席，寵臣不避軒，續不徹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徹字無疑真語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目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目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犛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日身試錢劉試一作式黃泉。葶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葶螻蟻廷叔堅戰國策黃泉。歸螻蟻。新序作糧。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城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為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夷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日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楚王何不日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

曾錢一 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目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目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娟，徐廣一作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甘茂可

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如一作知處室，目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錢劉作涇。集作陸。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燕一作代良馬。囊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欲一
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
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
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
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
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魏則從風而動，
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
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
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
積粟，起於汝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方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
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
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

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

過一作本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一作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

兵集無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

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

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日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目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梓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豔楚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作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一作余。悉一作忠。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歷山漢注引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離次之與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并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古
積漢李通傳論曰昔蒙毅負書不徇楚雉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毅奔入宮負
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
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一作然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扶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
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樽里疾。質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為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

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下有一本

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為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本

無以 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儂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儂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懼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儂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儂遂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

便一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

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

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命一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之。與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國去以上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彌蘇子曰：秦柄柄別本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辭于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倘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襲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襲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襲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襲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遂張儀。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爲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三同韓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棠，北無管，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目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果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目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彙一無碁碁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碁佐之也。夫一彙之不如。劉無不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彙。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目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下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目事親。忠臣之所目事君也。鄭襄知王目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剗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祿祥也。君王卒

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

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

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

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

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目，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目其類為招，晝游乎茂

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會一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黃雀一本夫其小者也，黃鶴因是以游

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鰓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脩其弋廬，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礪磻，續補左補何二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

故晝游乎集一無江河夕調乎集一無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

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飲茹溪之既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

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此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乎隄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樽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

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樽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曰一本下有齒二字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

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遵令屈署

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日亳，武王日鄩，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曰百里，勢臣竊曰：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痾人

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痾憐王。

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

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痾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痾矣。由此觀之，痾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

布律孫作襖與絲不知異分閩妹子奢莫知媒方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分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會合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候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憮作憮憮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胼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棘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羶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匱於州部。掘宄三同掘上。窮巷。沈滂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音。拔僕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曾又。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

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今君相楚王一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字。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

環謂園曰我聞王者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皆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昭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諫許書通一經，存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諂，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凡十四年。幽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為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有一本實下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鑄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剷其腦，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一作我。一作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敵楚也。敵楚見強魏也。一本敵楚見強魏也。一作強楚敵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臆。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元郝疵和姓。郝已姓。齊陽氏之後。趙有郝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郝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趙二字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郝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郝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郝疵知其首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好利而於復。四本只作復。劉作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旱。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曾錢無趙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圍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備歸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卻軍而圍之。決管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盡。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虜亡則商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虜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除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過字公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於其君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叟。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字，子之爲知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之後今無問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篲，羸滕負書擔藁，觸

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

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

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

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

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覘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

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

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籒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至分先，於趙。此王之明知

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

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

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此段與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敵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鉗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臣爲鐵鉗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

建信者君。一作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

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

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

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

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譬然使趙王悟而

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竊亡劉本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免曾作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攢云改移攢云荷于上。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荷于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按擠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主。釋質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

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卽劉改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質，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趙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無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者，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恐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三本同無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

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無而字。三本同心忿憤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

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

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莢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

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

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

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

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

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

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

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問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王曰。曾

字。添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而字。一本無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止。功有所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視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臂錯一作拏面。歐林一作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林縫。曾作鯁冠。林縫一作鯁冠。黎縹史記作却冠。林細注。戰國策作林縫。亦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叅胡。續云。史備燕三。樓煩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寶晉。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今欲繼簡襲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恐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國者族宗。反劉本無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願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道。道一本無。道劉作後世。世不必一其其字。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鄆魯無奇錢改奇。行也。曾集無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效。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適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

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遣單于。有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鈞也。則此帶鈞亦名師比。則骨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一作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修一作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不敢聽令乎。至集劉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貨。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頃。會作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罕鐔蒙須頃。會作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地劉去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

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援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而請內焦應一作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

予焦應一作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

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

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遠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

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敵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作教。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亡字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敵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闕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感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秦一本去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將軍。錢劉作請爲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非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聽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

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圍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願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

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一作膏一作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於字無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陔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惟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曾作禁之。齊乃掾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作。不曾劉管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氓劉氓一作處於趙。劉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一作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氓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爲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阜。趙欲構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眠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騎重者矣。後合與騎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於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劉無下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燦劉本無燦字矣。國燦一作於秦，兵分一作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一作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

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

曾作

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

「夫魏爲從主，而遠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

大王美之，難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

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

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倍趙之割，則君將何

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違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登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

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劉本添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

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益。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曾劉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

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祗敵府庫倉廩。兩國

交以習。曾劉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

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池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續云新唐

以為武后所製字。賢革作。周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問作塋字。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愚。以謂曾劉所校亦所未喻。然古文地字乃作塋。又隳冠子亢倉子

皆有塋字。姑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鼓。

趙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劉本無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勳劉勳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虜。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恐。曾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

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

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廢鹿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

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柔。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劉作柔。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影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親。本無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使。劉本無字。之便於體。膳啗使使。劉本無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

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請。一作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賸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詈一本無。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無一本。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一本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宮味一作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會作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叔代將斬李牧廢司

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斂。遂滅君。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五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憐，憐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觀者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以上三字食之，其一作誰不食？樂羊既說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都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鄰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曾謂其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驢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豈可不往？一作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豐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節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信不足保也。是一本無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

右有一本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

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一作寧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本

山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滄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一本無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壘之險阻，決利害之備，

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一作寧鑿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已一作寧鑿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

不遺賢者之後，不捨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

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劉作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

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塞，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

海鹽無跡。會作海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燕。會去酸棗。塋方千里。塋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會作田舍廡會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會集劉無此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此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會劉無騎五千疋。會劉無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塋。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塋。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塋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荏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合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曾作點。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目切齒。以言從之。更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劉作干夷爲董慶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會。一作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莖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柰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

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塋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滿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

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

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爲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

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郡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字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入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遵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已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

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荏。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曾作使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荏以下楚。楚趙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

題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於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遠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齊楚戰勝，敗一本無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荃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多少，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實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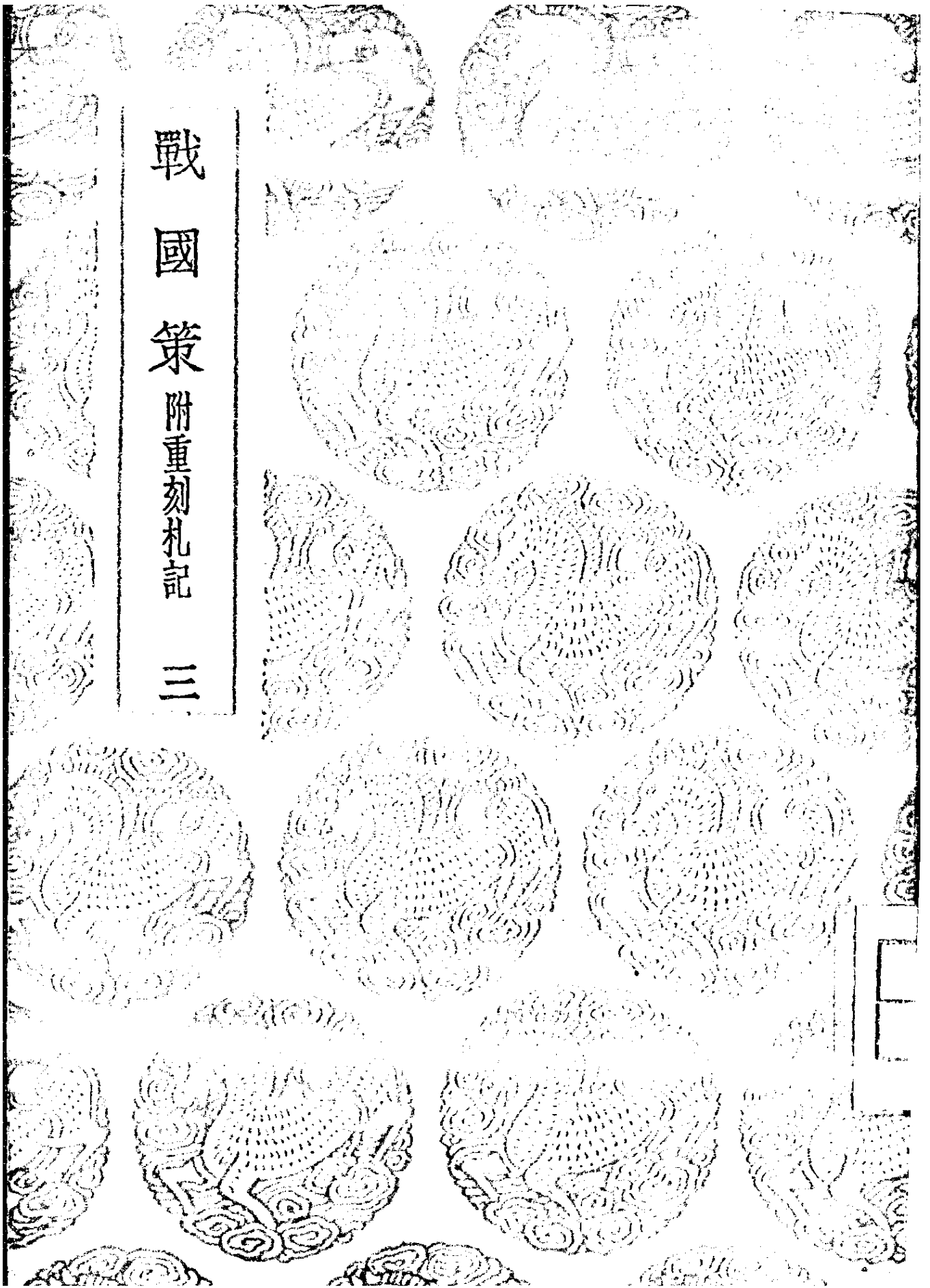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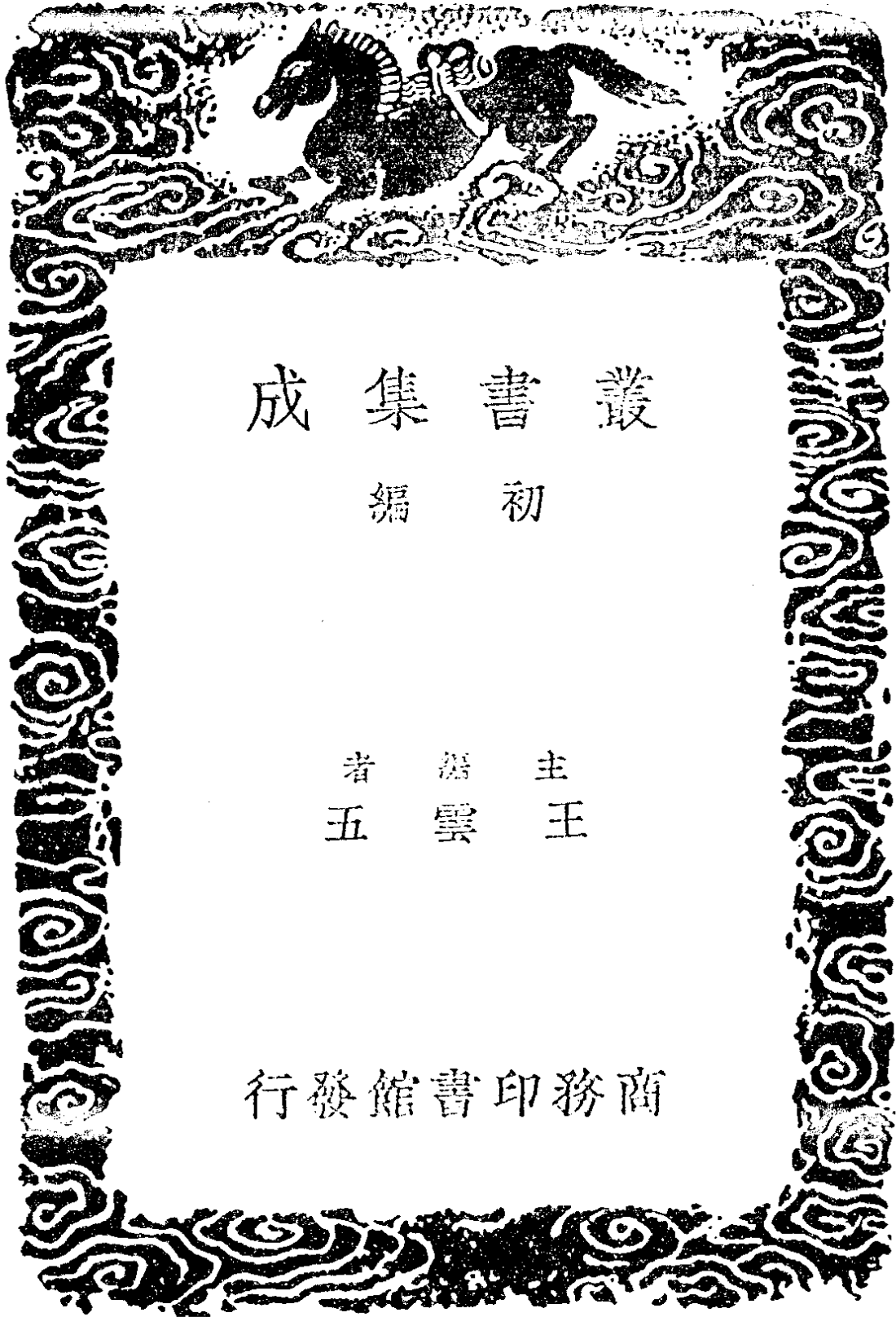




3
4
3685

戰國策附重刻札記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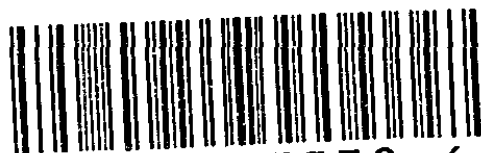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策 國 戰

記札刻重附

(三)



3 0646 5539 6

注 誘 高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會添有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君一作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繡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人猶與也。曾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曾題身相於韓。劉曾連。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為助也。曾劉無此注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



51437

085
112
25686

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會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

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會作之可也。王不如此，舍需於側，以

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

二人者之所為之劉去。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劉去身而一本無而而一本無便於事。

王曰：「善。」果盾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

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

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劉添若戰而而劉添勝，兵罷敵。

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

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

義也。」一本無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

本皆惠子，然其後與此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子一作惠公。子一作曰：「諾。」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之一本無尾。欒水鬻其墓。續云後語作豐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

公豈父以修德為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許至于岐下

是為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灃山灃縣之南山也按

有楚山之名不宜得嶺水所鬻離惠子之書五車未為稽古也續云嶺音鸞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

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後語張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

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

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

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

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

也請為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者會添殺

之不為而無會作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塗既已得塗矣劉添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

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塗既已得塗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嚮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嚮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會安。令足下嚮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驪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驪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秦陽君孟嘗君、韓、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博幻切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秦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脩、朱嬰旣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孫臏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固雖小。吾當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基於會添於宇。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雷嘗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

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曾去子必危矣。田雷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雷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一本無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

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愛代。曰。君

何憂。曰。田雷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愛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

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

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

而持一本無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

相。

秦君親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富。一本作富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難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今令王曾作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以劉濬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塗。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塗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多。一作割塗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一作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塗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塗。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塗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曾作太子請效之。

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孫作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

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為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一本無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快易牙乃煎敖燔炙，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之字。一本無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荆一作臺而望崩山，文左江

而右湖，以臨彷徨。文類聚引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刑一作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作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曾劉一作國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遂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昏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臣字

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罌子史記作暴子，割八縣地。

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罌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姓，勝兵以止成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管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衛効卑。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園。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秦入王。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陽字一本有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滄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滄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滄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無益。若誠不劉無使魏曾無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患之，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曾無能字，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惠。劉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閔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

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有周韓而開之。從林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鄒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開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劉作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厲行頓刃。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之內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楚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集本有交字

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曾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

有也。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曾作。衣乎。臣爲王不取也。魏王乃止。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曾作。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苟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

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腹心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

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

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

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勤秦攻魏。齊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

聽秦。而爲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爲公

患之。鈞之出地。以爲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爲和。合

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爲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爲公說之。乃請樗里子曰。攻皮氏。

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

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爲罪。有皮氏。國之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爲不能守也。故以與魏。

今公曾作攻。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柰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廔翟強也。

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矣。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爲和也。怨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麀。樓麀欲合秦楚。外翟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曾作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於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內得樓麀翟強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圖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鄆、郢。

八年圖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殺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

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穡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爲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一本添字實爲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鄆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鄆梁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不劉作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歸曾添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齊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齊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鬪。必重魏。是併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大一本添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

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彭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子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則交惡於秦，聽之，則

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強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雍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爲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強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綏之。楚人惡其綏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強之入無蔽於秦者，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使。一作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多以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之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魏。魏王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也。用資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寂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爲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周寂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爲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爲王通天下者。以周寂也。今周寂遁竄。

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爲與國。相與同禍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

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

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

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

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

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

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

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

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其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者至，縮高之所，復

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父攻子守，人大笑也。是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爲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僞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一本添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執諂也固矣。其自纂繁也完矣。謂婦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爲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

弗能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

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

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

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嫪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

嫪毒。王以國贊嫪毒。以嫪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

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舍。呂氏而。

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生。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

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

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生。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曾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諛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爲人臣子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站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鏊鐵幕革，扶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後語菽飯。菹蕢一歲不收，民不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斯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

萬匹。虎贖之士。踰鞠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曾添得者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敵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効宜陽。

宣一作韓韓。

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

弑。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

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韓會無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轅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

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作一本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邛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趙一本作韓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

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

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_{一作}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_{劉作}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傷_{劉作}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

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於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

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郟。會一作欲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

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

絕齊。劉作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

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

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

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

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傲魏無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

楚。王骨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

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鞅

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鄴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劉添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

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妾困不疲。支本作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尙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綏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殺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反。且示天下，輕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鈞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

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

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

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

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

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

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

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

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

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

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稿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

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

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

曰：事不成。身必危。尙何足以圖國之尙之。曾作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

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

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

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

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

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

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朘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辛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

也。是太子反棄之。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一本添也。也字。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柰何。頃間曾作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纒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匪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上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旣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或謂韓公仲會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束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割之曾劉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

隨之。是韓以天下事予錢作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麀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主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鞞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鞞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

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倖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事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

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熾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璽。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會劉無下強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使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使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使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已。曾作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四講於魏而不告韓。

錢添或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瘳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瘳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錢作士士仕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

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曾下有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戊。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臣從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荅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荅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荅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荅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卽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趙王。韓氏遂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縹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

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

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

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

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

於三川。則南圍鄴。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慮。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

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此一無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

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

曾作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纏牽長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粟粟之利。民雖不由由作。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復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塗。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壘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壘請講於齊。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王曰：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厲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會本云。史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

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汗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

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

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歡。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滎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與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

大亂者。可得其塗。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代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代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耕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稻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南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

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代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代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代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宋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斷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啣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齊代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籬。而世負其旣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因驅馳，一作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躡，一云脫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一作改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

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鱣。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壘。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鱣。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其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載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

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塗管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躡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疋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誣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墜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詭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傳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榮口。一作榮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骨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壅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因以

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隘，苟利於楚，寡人

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以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

作南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鼠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蜚。錢本添入豎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趙莊之戰，秦之所

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塗，三川晉國之甃，三晉之半，秦甃如此

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

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

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

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

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

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
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
而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
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循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
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
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
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臣以
韓魏循一作自，齊而爲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謙曰：蘇子
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
再逃湯而之桀，唐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
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
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塗，望諸攻關而出逃，
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

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塗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會作}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

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劍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命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塗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駸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合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辭臣。則任所善。則臣請歸。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塗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

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卽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即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木添者字。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愜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錢本添
或或字

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能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

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使齊北面伐燕。卽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堊。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區。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鵝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鵝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鵝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鵝。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機云：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一今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劓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

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

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隱心以成而過。不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會作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會作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一作批會排一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

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光。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曾本無荆荆字卿留意焉。允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錢作秦懸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抗一無抗字。曾作搥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曾無爲變徵一作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曾作復後。爲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夷。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爲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搽其室。時怨曾作急曾本無劍劍字。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衛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貳也。往見公輸

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

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

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

鄰有短屨。一作。作。揭。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言名此為。何等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

為天下饒也。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楛楛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

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組也。黃金三百鎰，以

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

臨其倫。倫，等也。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已，故將論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恣，必不為也。是

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

衛。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

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也。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

不足如梁也。如，當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

會錢作悉，自此卷尼，曾本皆作悉。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徐，緩也。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

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

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楚之重。求和於齊者。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恃蘇秦為宋

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和與也。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

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亦

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

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太子雖

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退。北退走也。與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

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步廂。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鱖。續云。新序。爵生。於城之陬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雀黃祥也。

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致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

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也。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

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剖劈也。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

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潘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駒駝也。四百，乘也。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德，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有大罪而亡，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魏亡。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魏

河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勿，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

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

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梧下先生，長者有德者，家有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

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

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橋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詞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富術謂般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于。殷慎也。人生

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為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縹錯挈薄也。

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縹錯。挈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為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

所行天下者甚謬。縹錯主斷於國。而挈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之孫。故云公孫氏。君

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也。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骨靡逃之魏。骨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骨

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

之。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答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答

也。車至門。扶下車。扶。謂下車也。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

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山。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犀首，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

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

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

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

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必為趙魏，不敢稱

為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

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

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

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愛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

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

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

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也。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

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

王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倖名於我。倖。得也。欲割

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

國。恥與中山倖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倖。一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

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

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

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

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

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使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

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
 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
 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
 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
 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
 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熹使趙。為已求相中山。意中山臣也。使於趙。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中山君出。司馬熹御。公孫弘
 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熹頓首於軾曰。臣
 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也。抵當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熹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
 弘。公孫弘走出。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熹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
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熹卽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開
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熹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
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管，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
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
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
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熹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
議。願王無泄也。』司馬熹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
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熹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
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熹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
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
君，所傾者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
存，木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

馬千期然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也。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願謂二人子。奚為

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餽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

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之必厚德已也。一發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

心。人之相與不在深淺也。苟得其心。則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報。無

辜羊為魏將。攻中山。其于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

明言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休。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備餽。吳謂食為餽。祭鬼亦為

糜其財。糜。猶散也。謂散其財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勦力同憂。勦。力也。其字從力也。耕田疾作。以生

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

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

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校。軍營也。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也。王欲使武安君。武

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

鄧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八分也。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願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也。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願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視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冠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天下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

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奔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

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韻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子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圖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與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卽取會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

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竅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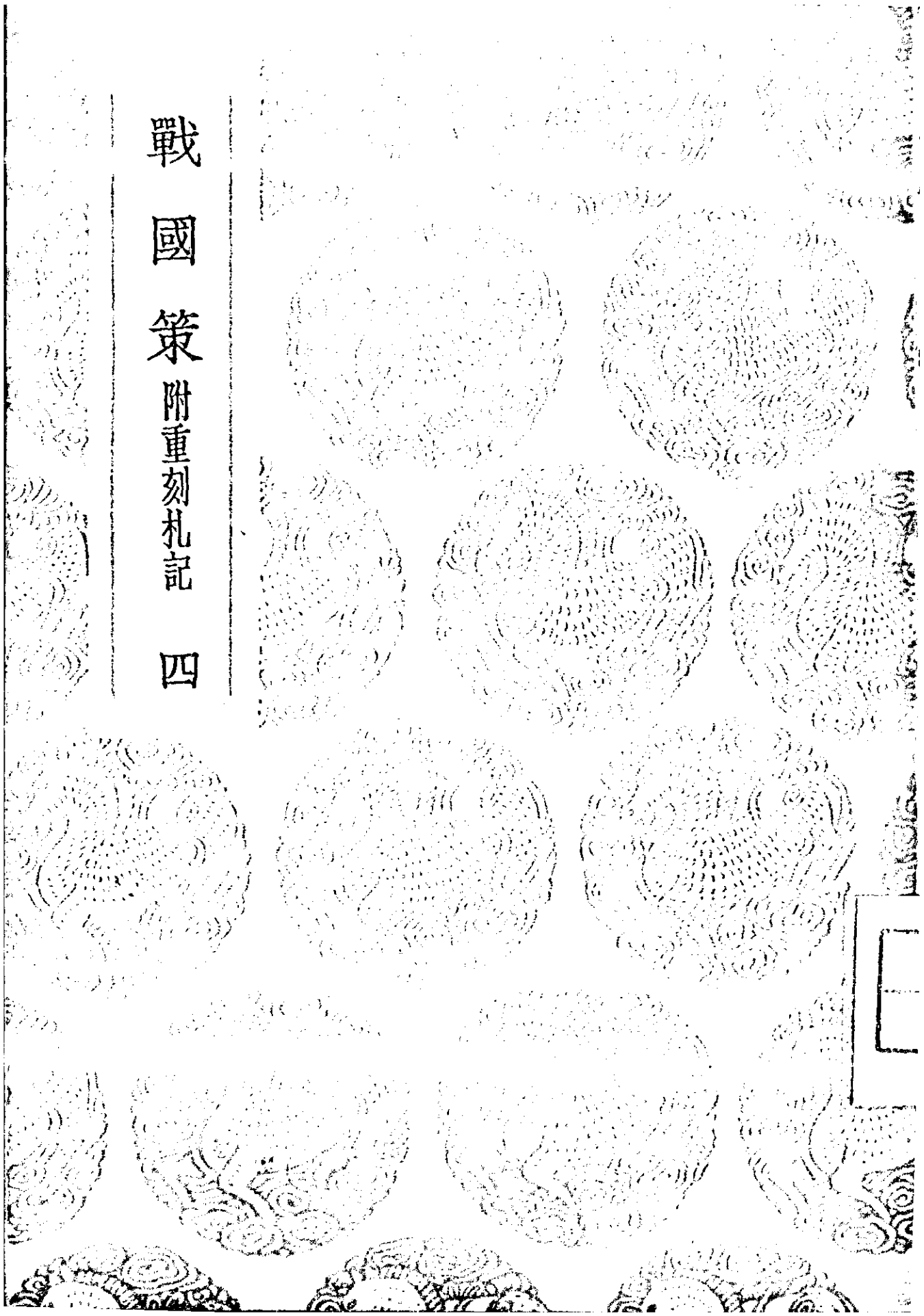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尙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玄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愨。殊爲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壘。憲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莘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壘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壘。乃古地字。又壘字見亢倉子。鵬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忠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話。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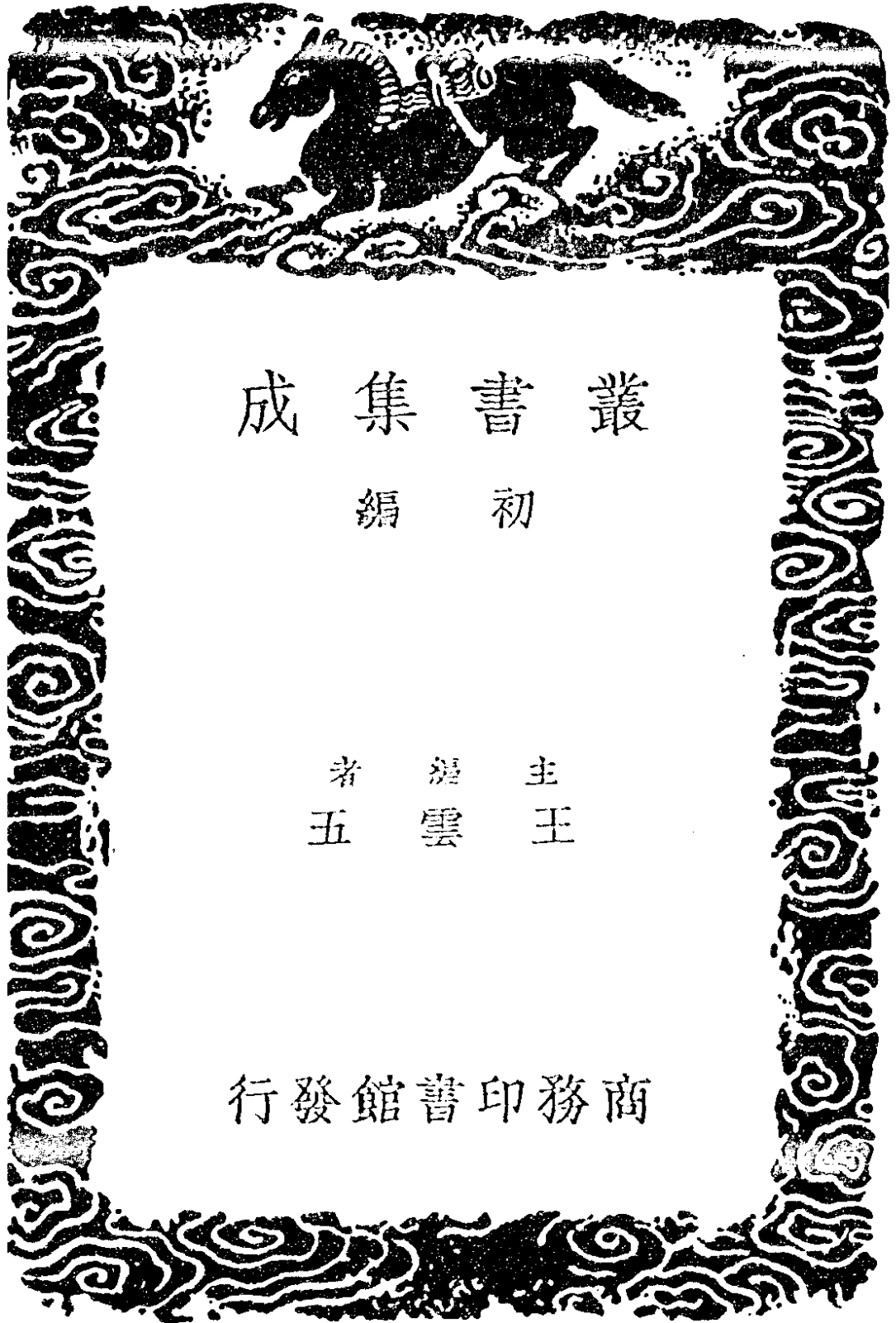
有所見耶。孫奭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乏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尙觀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3
4
3686.

戰國策附重刻札記 四





成集書叢

編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策 國 戰

記 札 刻 重 附

(四)



3 0646 5535 4

注 誘 高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并札記序

曩者顧千里爲予言。曾見宋槧剡川姚氏本戰國策。予心識之。厥後遂得諸鮑綠飲所。楮墨精好。蓋所謂梁溪高氏本也。千里爲予校盧氏雅雨堂刻本一過。取而細讀。始知盧本雖據陸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而實失其真。往往反從鮑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盧陸誰爲之也。夫鮑之率意竄改。其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諸姚氏本之中。是爲厚誣古人矣。金華吳正傳氏重校此書。其自序有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大於闕疑。知言也哉。後之君子。末能用此爲藥石。可一嘅已。今年。命工織悉影撫宋槧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吳氏本互勘。爲之札記。凡三卷。詳列異同。推原盧本致誤之由。訂其失。兼存吳氏重校語之涉於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未備。大旨專主師法乎闕疑存古。不欲苟取文從字順。願貽諸好學深思之士。吳氏校。每云一本。謂其所見浙建括蒼本也。今皆不可復得。故悉載之。宋槧更有所謂梁溪安氏本。今未見。見其影鈔者。在千里之從兄抱冲家。其云。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註。標舉行閒。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異。然皆較高氏本爲遜。故不復論。嘉慶八年八月八日。吳縣黃丕烈撰。

卷上起東周第一。盡齊四第十一。

卷中起齊五第十二。盡魏一第二十二。

戰國策 四 札記序目

一

083
1121
215687

51438

戰國策 四 札記序目

卷下起魏二第二十三。盡中山第三十三。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上

新雕重校戰國策目錄此目錄畫右定著三十三篇鮑本無丕烈案此皆劉向所定者

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後下鮑本注云以思其德一列為侯王今本誤是以傳相放效傳鮑本蓋為戰

國蓋鮑本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謀設二字因四塞之固固鮑本杖於謀詐之弊謀詐鮑本終於信篤之誠

今本於作無鮑本作無丕烈案無字是也有恥且格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國鮑本

東周 夫秦之為無道也為鮑本得九鼎厚寶也今本寶作寶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悅鮑本無吳少海

之上鮑改少為沙吳氏補曰少當非效醢壺醬甄耳鮑本作寶昔周之伐殷伐鮑本所以備

者稱此以鮑本臣竊為大王私憂之竊鮑本子之數來者者鮑本周君謂趙累曰趙鮑本作周吳對曰甘茂

吳氏補曰茂一作戊後多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義鮑本子為寡人謀今本為不如背秦援宜陽吳氏

恐此句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公中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今本作中仲西周君曰

善途下水遂下水三主君令許公之楚今本許作葉周最謂石禮曰石鮑本作呂丕必無處矣鮑改處為

曰前後章有此字義當同丕烈案後策文有必子因令周最居魏鮑衍周文君免土工師藉鮑衍士字吳



不烈案楚策韓求相工陳籍即此也陳乃師字形近之譌齊桓公宮中七市鮑改七為女故衆庶成強今本強增積成山成鮑本問其

巷吳氏補曰韓非子作巷人恐齊韓之合鮑衍韓字吳氏補曰疑衍不烈案此不衍謂秦恐齊韓之合也下文云必先

解全譌吳氏因以因徐為之東困鮑本下因字作公負令秦吳氏正曰大原西止鮑改止為士不烈案復國

且身危鮑改復為翼石行秦吳氏正曰謂薛公曰今本公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今本王下有厚字鮑

逐之鮑改復為翼而王齊鮑補一本祝弗不烈案鮑當本不祝弗故吳校如此詳姚欲取秦秦

齊合今本取秦下有也字乃誤涉鮑也鮑本秦字不重鮑補也秦二字吳氏正曰注有周齊秦必輕君

今本無周字乃誤涉鮑也鮑以秦魏吳氏正曰從史收周最以為後行吳氏正曰當從史又禁天下之率

補曰率吳氏補曰史作周齊無秦天下果吳氏正曰此果欲深取秦也吳氏補曰深取之夫齊合則趙恐伐今本

有秦字乃誤涉鮑也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鮑改秦為子不烈案仇赫之相宋吳補赫一則賣趙宋於三

國趙鮑本無吳補而以兵之急則伐齊鮑改之急為急無因事也鮑本薛公故主吳氏正曰故主不與

伐齊者產以忿強秦者鮑且臣為齊奴也臣鮑本盡君子重寶君珠玉今本子作之翦今楚王資之以地

今鮑本作令不烈案請謂王聽東方之處謂鮑本作為注云一作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鮑衍重周二字不

有脫昌他亡西周鮑改昌為宮下同吳且且今本且且為睡吳氏正曰且當依本文書曰告昌他今本

字昌宮見上今本乃誤涉鮑也或謂照別曰今本照作昭鮑本作昭西周甚憎東周鮑西上補曰字吳氏正

嘗欲東周與楚惡鮑改嘗為常吳氏補曰當作為常古通以西周之於王也鮑改西周為惡吳氏而陽豎與焉吳氏正曰韓策此作豎字
有鮑改嘗為常吳氏客謂周君曰正語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小國不足亦以容賊今本無亦字乃誤涉鮑也鮑衍亦君
之使又不至今本至誤知

西周而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而鮑本無下以字鮑本作為吳補一本而取宛陰合於秦於鮑本作為

於薛公必破秦鮑必下補不字吳氏補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鮑改也為而吳以此忠秦今本忠作惠鮑

史記秦得無破鮑改破為攻丕烈案史記作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今本犀作犀當正丕烈案犀即犀

別體耳後策文殺犀武史記作仲師秦欲待周之得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昔智伯欲伐公山吳氏

武集解引此作犀師犀者聲之轉也今本待作持乃誤涉鮑也鮑昔智伯欲伐公山吳氏

史樛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春秋夙今秦者鮑本無丕以蔡公山戒之成鮑本作感吳補一本戒之

為與策鮑本無吳補一本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正曰鮑改中為仲吳氏吾收之以飢收鮑

攻吳補一鮑改及為與吳氏正曰史因以應為太后養地今本應作原鮑本考原

隱云案戰國策作原原周地小司馬依高注為說則作原為而不已善息已鮑本作以丕弓撥矢鈞鈞鮑

是囚史記而譌為應也吳氏引姚本云史同失考索隱耳怒鮑本作怒鮑改吾為伍吳氏補曰

拘改為鈞吳氏補曰拘有鈞音古或通丕吾得將為楚王屬怒於周怒鮑本作怒鮑改吾為伍吳氏補曰

非高注鮑改為為謂吳氏補曰策為謂通借此當作以嫁之齊也之下鮑本無有於王何不出於

河南出下鮑本有兵字臣能為君取之今本誤不怨且誰怨王今本王作乎周君形不利事秦今本不好

鮑本有字乃讀利字為句因下文而衍讀以秦字句絕而利溫囿以為樂鮑改利為私吳氏補曰按作利

是詳高注姚校皆當作私秦歲八十金歲上鮑本是上黨每患鮑今本每作無而許之成也也鮑故易成之

曰今本曰作日鮑本作日不因趙以止易也吳補一本因趙以止易也為王之國計者王之國鮑本國

計者君如不使周最最鮑本作早悍請令王進之以地請鮑本無吳補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鮑改德

氏有以利秦利鮑本作到鮑改到而臣為不能使矣為字鮑本且輕秦也鮑改且且公之成事也且鮑本

改或事為事成吳氏補曰恐當不善於公且誅矣今本公下有者字乃

秦一固大王仇讎也王下鮑本迫則杖戟相撞撞鮑本羸滕履躄羸鮑本作羸吳氏正曰一本負書擔

秦鮑本一作而目黎黑鮑改黎為吳氏補狀有歸色鮑改歸為愧吳氏補曰當作愧蘇秦喞

歎曰然字鮑本有嫂不以我為叔為鮑本黃金萬溢為用鮑改溢為吳氏桑戶樅樞之士耳今本樅廷

說諸侯之王鮑本一作天下莫之能抗能鮑本無吳補以季子之位尊之鮑蓋可忽乎哉可下鮑本

反覆東山之君鮑改東山為吳氏補曰當作山東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今本下之字

亦張儀說秦王曰吳氏補曰誤當作韓非不烈案此當各依本書劉向次言不審亦當死吳氏補曰韓將

西南吳氏補曰韓作世有三亡吳氏補曰韓子作二亡無以逆攻張軍數千百萬吳氏補曰韓此下云其

順者一句不烈案今韓子是三字張軍數千百萬頓首鼓羽為將軍斷死

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而皆去走不能死。吳補一本而皆去之不能罪其百姓不能死也。鮑改罪為非

正作其不能殺也。此六字鮑本無吳補一本其不攻無攻相事也。鮑不攻下補耳字改攻相為相攻吳

案不當作又形近之。謂策文多用又為有蹈煨炭。韓燼炭比是也。鮑比下補比字吳氏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

常無高。一可以勝十。勝鮑本合作下三字同吳氏補臣敢言往昔昔者。吳氏補曰臣敢言之往者中破宋

韓東破是濟清河濁。吳氏補曰齊有清濟濁河亦見史記蘇秦傳皆可證也長城鉅坊。坊鮑本作坊

同取洞庭五都。吳氏正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都注引策文洞庭五都謂此渚乃湖字之譌燕策

五都即燕策及蘇秦傳之五渚都。荆王亡奔走奔鮑本無不烈案韓東以強齊燕作弱是下有今荆人

收亡國案。今鮑本作命不烈此固已無伯王之道。吳氏補曰韓無大王以詐破之。吳氏補曰詐韓兵至梁郭

鮑改郭為都吳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今本靈作露鮑本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靈者零之假借暴謂

日靈謂士民潞病於內。吳氏補曰韓作疲不烈案策文作潞其民輕而難用。用下鮑本有也字完河間氏

正曰韓作筲。躅羊腸降代烈案。策文羊腸高注可證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吳氏補曰三十六韓作

呼池以北。鮑改池為沱吳氏正曰古字通補曰魏不能獨立。此六字鮑本無挾荆字誤挾當是挾後策文省攻

伐之心新序作挾戰。以東弱齊燕。吳氏補曰韓作以流魏氏案。吳氏補曰高注可證從者敗大王拱手以

須天下徧隨而伏。吳氏補曰韓作敗也須各依本書地尊不可得韓尊作曾曰乃復悉卒曰韓此下有士卒

字乃攻邯鄲乃鮑子是以烈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吳氏補曰韓策文有却高注可證軍

乃引退并於李下吳氏補曰韓策文李高注可證而致與戰今本致作至烈案作至即昔者紂為天子子鮑本

改下為子吳氏帥天下將甲百萬甲鮑本無吳補曰天下甲兵百萬天下莫不傷韓吳氏正曰三年韓氏補曰

趙策亦兩襄主錯龜吳氏補曰以成襄子之功今本子作主鮑本作主烈言所以舉字吳氏補曰韓策文當

本一作舉脫一以主為謀不忠者為謀鮑本無忠下有於國二字吳氏補曰韓子不予之今本子不作不

弊兵勞衆兵鮑本名吳補曰一本名作兵譬如使豺狼史記鮑本序皆避不烈案利盡西海西鮑本西海新作四吳補曰

案史記亦作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吳氏正曰史齊韓周之與國也吳氏補曰齊字恐衍不烈案吳說非

以齊字逗當是請秦王曰吳氏補曰請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案今本本有誤但所改未是吳氏正讀本字上烈

以為自有漢止傷王割漢中以為和楚以為和楚鮑本以為楚田莘之為陳軫莘鮑本田莘楚智橫君

之善用兵智鮑本知用兵與陳軫之智鮑二用軫馳楚秦之間楚秦鮑本陳楚不烈案今楚不加善秦鮑

本不烈案史記一本今楚亦何以軫為忠乎為忠鮑本於乃必之也今本必作止鮑言子欲何之言鮑請

為子車約今本車約作約車鮑本子非楚且安之也且鮑本且則欲其為我詈人也我鮑而常以國

輸楚王鮑國下補情改王為楚屬下孰視寡人曰鮑改孰為熱非獨儀之言也也鮑楚何以軫為忠尚

見棄尚鮑此木作且鮑忠下當有忠字是不烈案鮑皆非史記陳軫傳所載乃上一

當本在下，錯在軫字上，遂不可曉。注未有一乎字，或本在正文為字下，今本初刻誤以此四字皆入正文，改刻仍皆作注。

秦二 亦無先齊王先鮑本大鮑亦字，吳氏補曰疑。唯儀之甚憎者也。今本甚上有所字，乃誤涉鮑

無大齊王先當是與策文皆作大者不同也。齊弱則必為王役矣。沒改為役。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

固而鮑本無不烈案史記。固必大傷鮑改固為國。臣不知其思作又。不鮑本有兩虎諍人而鬪者，改諍為爭。吳

記不如因賂之一名都。固必大傷鮑改固為國。臣不知其思作又。不鮑本有兩虎諍人而鬪者，改諍為爭。吳

同。丕烈案史記作爭。管莊子將刺之吳氏補曰索隱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丕烈案今史記

止之史記。單本不同。單本不引戰國策正文。即作館莊子此文下管與。人者甘餌也。也鮑。難悖也。也鮑。皆張

儀之讎也。儀鮑本。義渠君者者鮑本無不。而投其石鮑石下。而寡人死不朽乎今本朽作朽吳氏。請之

魏約伐韓今本伐。行千里行下鮑本有數字。吳補一本。行天下不以為多張儀鮑衍為字。公孫衍吳氏

但此與犀首別一人。即公孫郝公孫赫也亦云。公孫顯疑衍字有誤。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為

曰今本固。公孫衍吳氏補曰衍史作爽下章同丕烈案史記無。而公中以韓鮑改中。是無伐之日已

無吳氏正曰一本。於是出私金今本私。明日鼓之宜陽宜上鮑本有而字。而外與韓侈為怨鮑改侈

其健者來使者吳氏補曰者字疑衍丕烈。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愛下鮑本。則置之槐谷吳氏補曰按史

城之鬼谷說之自誤而後語注因云或作鬼谷大非亦未然。蘇秦偽謂王曰謂鮑本作為吳氏補曰為

作謂鮑改秦為子王上補齊字丕道而聞之吳氏補曰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其穆里疾事以一曰為別乃逐之字鮑本無鮑補之

疾事為一事者誤乃逐之字鮑改之者為者之吳氏補曰策誠林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

魏字一臣聞往來之者言曰鮑改之者為者之吳氏補曰策誠林字通楚必曰秦鬻魏不悅

晉楚以秦破齊破鮑本伐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吳補一

秦三操晉以為重也操鮑本作採吳氏補曰採字誤率以朝天子率鮑本無時至而弗失而鮑本無報惠王之恥

吳氏補曰惠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丕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武遠宅不涉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鮑改以非為非以吳氏正曰或

合鮑改趙而疾僭之攻今本僭作攻乃誤涉鮑也鮑改僭為魏謂魏冉曰鮑補為字曰辛張陽毋澤

儀與澤又不云毋澤當閱張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鮑補此此臣之甚患也吳氏正曰

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鮑補曰恐衍白起者且復將本無公不若毋多則疾到語不可曉

有缺若於除宋罪重鮑改若為苦吳氏補曰此連下有缺誤丕烈案除乃陶字誤

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

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

無也字鮑本有楚破秦不能與齊縣衡矣鮑秦下宜復有秦字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今本

魏乃誤涉鮑也。鮑本有魏字，補韓字，衍秦上齊。字吳氏有正，丕烈案與字本上鮑，誤下屬也。秦烏能與齊縣衡韓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魏鮑本無，吳

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樓懸宋衛為比。一本德懸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缺楚字。五國罷成，丕烈案畢即鼻字也。則久留臣無為也。鮑改為為

史記作爲，語曰人主。吳氏補曰：後無反覆於王前耶。史記鮑本前字，丕烈案後。鮑改已為亡，吳

而不闔於王心耶。吳氏補曰：闔，史作概，索隱。鮑改已為亡，吳

觀之間。吳氏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困謝王稽說。史無說字，謂范睢曰。烈案考史記，謂或謝字誤也。

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得鮑本無，丕烈案。秦王跪而請曰。烈案，史記作請，載與俱歸者。吳氏補曰：史無，南字，即

使文王疏呂望。今本望誤尚，丕烈案。皆匡君之事。上之字，鮑本作臣，丕烈案。奔育之勇焉而死。史記有上四句，亦

有。人之所必不免也。烈案，史記有伍子胥載語。注章彙。後至於濊水。濊水，鮑本。終身不復見。鮑本無，丕烈案。

烈案，史記有。莫肯即秦耳。吳氏補曰：即一作鄉。此天所以幸先王。今本，王。譬若馳韓盧而逐塞兔也。施，鮑本。作

曰：聽，塞，史同。今反閉。鮑下補，闕字，吳氏補。且昔者中山之地。中山，鮑本。作山中，改為中山。吳氏補曰：利附

則天下莫能害。鮑改則為吳氏補。懼必卑辭重弊。鮑本，作弊。王不如收韓。此五字，鮑本無。寡人欲收

韓不聽。吳氏補曰：史有。舉兵而攻滎陽。滎，鮑本。作滎。丕烈案，是時宜陽之拔，久矣。魏

韓見必亡。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疑衍。不聞其王。今本，王上有有字。鮑本有，丕烈案。史記有詳此句，當以

皆云其有。各誤衍一字。穰侯涇陽華陽。吳氏補曰：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斯無

案此文史記作機侯華陽為陵涇陽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吳氏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此有缺誤

經者為是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烈案史記作也不走涇陽於關外吳氏補曰史有華陽字不烈案上策文

佐之此文史記作逐穰侯高則已稱瓢為器鮑本無臣聞之也臣必聞見王獨立於庭也今本無

無四治政不亂不逆今本四為而吳氏補曰字誤宜作而強徵兵強徵鮑本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鮑本

十攻而弗能勝也鮑本無且削地疑即下文割吳氏補而更與不如張儀者市張鮑本無吳氏補曰此章有

上文張字言可得也鮑本言作盡周人謂鼠未腊者朴今本朴誤周人懷璞氏補曰當作朴不烈案此當

互易作懷朴出其朴視之乃鼠也視之鮑本無吳補一本出其朴視之乃鼠也今平原君吳氏正曰平

如鄭賈之智也鮑本無以已欲富貴耳補一本有作欲於是唐睢載音樂使字予之五十金鮑本十作千

烈案千是也下其可得與者與鮑本與之昆弟矣當讀與之上屬而缺在昆弟矣上唐睢行行至武安

行鮑本謂應侯曰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君禽馬服乎今本服下有君字鮑本有不烈案史記

鮑趙上補曰字秦嘗攻韓邢鮑改此字當作鄧不烈案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

不烈案史記無秦嘗攻韓邢鮑改此字當作鄧不烈案則秦所得不一幾何今本一作能乃誤涉鮑也鮑

誤蓋亡字誤分因以為武安功吳氏補曰史無公之愛子也鮑衍也字今子死不憂有而字乃與

即為梁餘子同也鮑改與即為即與吳以告蒙傲吳氏補曰傲恐即驚不烈案李善今傲勢得秦得下鮑

字為王將將兵鮑改為王為王為吳某儒十作孫鮑本十夫揉椎今本揉作揉開罪於楚魏今本無楚字乃

字為王將將兵鮑改為王為王為吳某儒十作孫鮑本十夫揉椎今本揉作揉開罪於楚魏今本無楚字乃

記有韓子有皆作對說苑有作左中期不烈案申即中譌耳期旗同字推琴吳氏補曰史瑟琴索認引後

右皆曰然無者非也注苑亦可證中推琴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

推或馮字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舍瑟也莊子曰孔子推琴不烈案三之料天下今本三作王鮑本也

帥韓魏記說苑有韓子作而從韓魏尙賢在晉陽之下也韓子作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

地德寡人一魏鮑本無吳補寡人絕其西作攻楚怒秦合周寂為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最此二十字鮑本無吳氏補有合作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不烈案命字謂字是

也梁溪安氏本合乃姚氏一本耳楚王使景所甚愛鮑衍使更不與不如景鯉留涉鮑也鮑衍不字改

補曰疑術吳氏而外結交諸侯以圖鮑本無二字即可矣從成即楚王同天下有其實氏正曰一補有字吳

之建國作戰鮑本即韓魏從韓魏從韓魏從一本疊此三字北遊於燕趙於字齊王入朝王鮑本無吳

從疑畢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鮑改必為畢吳氏補曰頃襄王二十年云臣聞之無有說秦王曰四字鮑本

氏以此補入而云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不烈案吳說非

也策文但當作說秦王曰物至而反云云並無闕文高注秦王云秦王名正不以為黃歇說昭王與史記

不同新序後語皆本於史不據此以為此段首有闕文者出於姚氏其實不得高意李善注文選辨亡論

引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以為頓子說秦王蒙上章為說必戰國策舊讀且策文即實為黃歇說亦止

當駿高注耳正文作說秦先帝文王莊王鮑改莊為武吳氏補曰莊當作武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高

王曰自足前後多如此例成橋當是策文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

也今王三使盛橋今本無三字盛作成鮑本無三字作成史記作盛成盛同字新序皆無三當衍也皆

入燕鮑改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杜大梁之門鮑本因讀上屬甚楚燕之兵吳氏補曰史作魏之

作魏史記新序皆作邢魏之兵邢當作荆徐廣曰平臯有邢丘者非即策文之楚也史記上文桃人字
誤作入乃連入邢為諱新序人作仁人仁同字可知劉向時史記不作入也俗本新序乃反依今史記改
有北宋刻本新序未誤云翔不敢校李善引作雲翔而史記新序皆同王申息衆鮑改申作休甲二字
與策文不同又取蒲衍首垣垣鮑本作恒改爲垣以臨仁平兵鮑改兵爲丘吳氏補曰當從
磨之北吳氏正曰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恩按
家訓所謂磨成造磨以王之威亦憚矣吳氏補曰憚史作單是新序同丕王若能持功守威吳氏補曰守
烈案史記新序皆而肥仁義之誠吳氏補曰誠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
作威吳氏未是而肥仁義之誠吳氏補曰誠史作地新序同丕烈案此地作誠必不知者所
強兵甲鮑本作甲兵鮑改材爲恃丕烈案史壹毀魏氏之威鮑改豈爲一吳氏補曰史作
沒丕烈案史既勝齊人於艾陵既勝鮑本作遂攻丕烈而忘毀楚之強魏也韓魏新序同臣爲大王慮
而不取也吳氏補曰史取下有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今本臣此何也此三字鮑本無丕而有累世之怨矣
韓魏怨下鮑本有焉字矣夫夫丕烈案史百世矣吳氏補曰史作鬼神狐祥無所食吳氏正曰史孤傷是
是王攻楚之日是鮑本作且丕烈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此十一字鮑本無丕烈案必攻陽右壤隨
陽右壤鮑本作必攻隨陽右壤吳氏補曰一本隨陽右壤並一句新序同四國必應悉起應王鮑衍上應
日史無丕烈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有兵字丕烈案新序有於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
案新序無秦楚之構而不離鮑之下有兵字丕烈案新序有於肥韓魏於中國吳氏補曰史新
以泗爲境今本無口鮑本口作而而詳事下吏下鮑本作不丕烈案史一舉衆此三字鮑本無丕烈案史

不知者所改耳鮑無此三字者非而注地於楚怨於楚新序同臨以韓鮑改臨以爲以臨不烈韓必授首

授鮑本受丕烈案史記作鮑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乃誤涉鮑也鮑

手古或借首爲手字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乃誤涉鮑也鮑

字是新序同史作鮑授受二字皆有誤也若是王以十成鄭今本十下有萬字成乃誤涉鮑也鮑

也新序作注入地於齊皆可證此字之不當作秦一任兩海今本任作經鮑改任作注吳氏補鮑

無齊楚無燕趙也鮑齊楚下補齊楚二字吳氏補鮑持齊楚吳氏補鮑直莫不令朝行今本令上有夕字

夕字丕烈案此常衍朝爲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疑衍齊太公聞之王鮑改太公爲宜

不字莫即暮字也朝爲天子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一字疑衍齊太公聞之王鮑改太公爲宜

二字有誤丕烈案策文本作太公高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以與申縛今本縛

注即其證矣鮑改吳補皆非其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此八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以與申縛今本縛

同申縛見齊策下於是夫積薄而爲厚今本夫作天下二字乃誤涉鮑也夫鮑本作天

秦五 非伯主之業也主鮑本唯始與終何以知其然始終鮑本互易然下有也字吳圍逼晉陽本無遂

與勾踐禽死於干隧於干隧三字鮑本無鮑改與爲遂制趙韓之兵趙韓鮑本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交鮑本以拒秦字鮑衍王字楚先得齊齊鮑本或爲中期爲鮑本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吳氏補曰中期悍人

也有錯文丕烈案中期辛戎者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辛戎曰廢公叔不誤樓辭約秦魏氏補曰一本作吳

下屬爲句吳說未是辛戎者此形近之譌韓策謂辛戎曰廢公叔不誤樓辭約秦魏氏補曰一本作吳

許審後作梧丕烈案此太后坐王而泣今本王而處於屏城吳氏補曰字書無扁字丕烈案故往說之曰

子侯誤今本侯引領西望今本西趙乃遣之吳氏補曰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欲與

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此十二字鮑本無不烈案無者是也策文在首史又信君叱去曰鮑改君為侯

烈案史記作文夫項夔夔鮑本作夔字是也史記作夔趙攻燕史記無鮑補誤與司空馬之趙吳氏補曰與而

悉教以國事今本教誤敵鮑本作悉秦受地而郟兵吳氏補曰此書卻通則從事可成可鮑本臣請大王約從鮑本

有為願卿之更計之鮑本無長而守小官官鮑本未嘗為兵首首鮑本當屬上文是也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

而弗用弗鮑本作勿改為王使人代使鮑本而捍匕首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捍兩手擊也

希買反捍字是也狀如振捫纏之以布今本捫作捫而說乃作捫恐刊本誤捫乃木名鮑據捫字以就地

因舉身為說迂曲又以為捫苦本反門馭也此字為近不烈案吳說亦非也此捫字乃捫字遇司空馬門

形近之誦讀當以捫纏之以布為句狀如振捫乃狀木材所如之物者其字亦有誦當圓遇司空馬門

鮑改遇為過衍空趣甚疾趣鮑本出諷門也今本諷作諷乃誤涉鮑也諷鮑本必為言之曰言之鮑本

補一木嗟嗟乎司空馬今本嗟又以為司空馬遂於秦鮑改為趙去司空馬而國亡國亡鮑本

安其兵鮑改安為案不烈案鮑冠舞以其劍冠鮑本無不烈案齊策有冠舞其南使荆吳鮑改吳為齊吳

從舊不烈案韓詩外傳云昔吳楚燕代為一舉而欲此三字鮑本無紂聞讒鮑改聞其鄙人之賈

人也吳氏補曰鄧下人字疑衍不烈知其可與立功鮑功下乃可復使姚賈鮑衍可字吳

齊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徐鮑本作徐下同吳氏補曰徐詞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

徐者正義在孟嘗君列傳而用申縛申縛者縛鮑本大臣與案史記作大臣不附夫齊削地有之字楚王曰善今本

字君長有齊陰有字陰字鮑本無吳氏正曰一本曰長有齊不烈案韓子作君夫齊雖隆薛之城吳氏正曰按新

序非也夫乃失字形近之譌韓子作君失齊淮南人問訓亦同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吳氏正曰也

曰說五而厭之五鮑本作吾吳氏正靖郭君善齊貌辨吳氏補曰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北堂書鈔同

姚誤入正文吳本注四字自注於古今人表下謂其同作昆也今刻本令長子御烈案呂氏春秋無威王薨

宣王立鮑改或為宣為閔吳氏有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王鮑本不重曰子作子曰鮑改曰子吳氏補

秋不重太平御覽引此亦不重過頤豕視若者信反吳氏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顯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不烈

亦當同信即倍字不循道理也讀深句絕視下屬此文吾獨謂先王何乎乎鮑本無不烈不得已而受受下

有之字不烈案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四字鮑本無不烈案呂氏春秋有不得已而受受下

呂氏春秋無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靖郭君辭不得六字為是段干綸曰吳氏補曰史作

夫魏氏兼邯鄲鮑夫上補對曰二字吳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今本曰作甲鮑本作甲田臣思曰吳氏

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不烈案臣當是臣字譌臣

期忌同字也說在嘉定錢先生大昕史記考異吳氏以為別本者非是周策陳臣思同此韓自以專有齊

國本無公孫閑謂鄒忌曰素隱云戰國策作公孫閱使彼罷弊於先弱吳氏補曰多臣請為留楚吳補

為下有有君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田鮑鄒忌以齊厚事楚鮑以上補必字吳身體映麗作而形頰君美

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公鮑本北徐公今本徐問之客曰客曰二字鮑本無無吳補一能謗議於市朝議鮑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期年之後鮑本作君頃之間鮑衍之字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今本脫之字王何不發將

發鮑一本作廢吳為擊之有而字鮑本秦軍大敗軍鮑本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鮑改拜而理馬棧之下吳

補曰後語馬屎之中吾使者章子將也鮑衍未教而死吳氏補曰魯君曰何昂昂乎字足下豈如令衆令鮑本其

見恩德亦其大也德下鮑本有也字身退師今本身作乃秦曾不出力吳氏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大事記

形近之諷必表裏河左鮑河下補山字不相涉鮑所補乃準彼謬甚矣與齊地方二千里吳氏補曰史

吳氏補曰固以二十一萬矣今本以作已陰鞠者鮑本作鞠吳氏補曰陰鞠車登擊鮑改擊為擊

者豎之諷說文駢車擊相擊也周禮舟車擊互穀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史作擊擊

按秦策車擊擊駢說苑齊人好擊擊揚雄書辨者穀擊讀亦通丕烈案擊擊不誤擊者穀之別體字猶擊

字之別體作擊也擊擊同字不得疊見吳云擊者擊之譌其說非也秦策請當以使

車擊擊為一句馳言相結為一句言下有語字者誤本也姚枝云錢劉本無是矣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吳氏補曰志高氣揚與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之史記有以亡隨其

家殷人足志高氣揚與策文不同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補曰史有以字丕烈案之史記有以亡隨其

後是故鮑本丕烈案後乃因上譌耳至闡陽晉之道鮑改闡為衛是故惘疑虛揭鮑改揭為揭吳氏

云亦作揭高躍史作驕矜亦已明矣已鮑本無丕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深鮑本無丕是羣臣之計

過也今本計過誤過計也鮑本無吳補一今無臣事秦之名今本無臣作臣無鮑本作臣固願大王之少

留計鮑改通丕烈案史記作臣是故寡人不敏吳補一本注晁本此下有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今主君吳

補曰主君稱蘇秦恐術主字史作足下丕烈案吳說非也高注可證後策文楚魏韓燕皆云今主君史記韓魏楚同小司馬曰主君稱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褒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其字不

誤甚明吳以趙王之教詔之教詔鮑本作詔告丕烈案史記作齊王曰補曰此處當有說字吳氏指搏關搏鮑

博吳氏補曰後語注云令兗州博城三百於秦也也鮑本無吳補

齊二 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吳氏補曰下乃許韓使者而遣之補曰一本作遣吳氏三十日而舉燕國補曰

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史記作張儀懼詐乃因謂秦武王曰今

三為五丕烈案此當各依本書改者非張儀聞之謂武王曰開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有丕烈案

齊王其憎張儀鮑衍張字丕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齊必舉兵而伐之而鮑本無丕梁王大恐吳

補曰後語作魏襄王丕烈案史記作哀王恐史記之哀王魏襄九年寡人甚憎儀儀上鮑本有張字故儀願乞不肖

身丕烈案鮑本有之字犀首以梁為齊為鮑本衍非有怨於儀也也鮑本是必與衍鬻吾國矣衍鮑本作儀吳

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鮑衍使字丕烈案讀以使字句史記王非置兩令尹也王鮑本引酒且飲之之鮑

公以是為名居足矣鮑改居為亦吳氏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今本東作東秦攻趙長平今本攻蘇秦

謂齊王曰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字誤史而齊燕之計過矣鮑改燕為楚吳氏補曰史作楚丕烈案鮑改

文上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下則明日及齊且趙之於燕齊鮑改燕齊為齊楚吳氏補曰齒之有唇

也鮑上鮑本有猶字東有趙魏東下鮑本及韓却周割之鮑改割為害之下補後字吳今齊秦伐趙魏鮑

下補應字吳氏補曰令齊入於秦吳氏補曰今齊安得救天下乎救鮑本作於鮑於上補救字吳補一本

是此猶魏策云雖欲行數千里而助入可得乎也救天下不誤齊三 蘇秦謂薛公曰今本誤重曰字鮑本改秦為今君留太子者鮑太上因遣之之下鮑本有故曰齊

之所以敢多割地者鮑本無今勸太子者鮑本上補去字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可下鮑本

固約者鮑本固約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以上鮑本有七孺子皆近皆上鮑本

蘇秦欲止之今本秦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代吳氏補曰字誤宜作代下同後語並作代不烈案

引作臣之來也說苑同有土偶人與桃梗吳氏正曰道策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挺子以為人今本挺誤挺

而孟嘗令人體貌而孟嘗鮑本作孟嘗君而親郊迎之鮑本無未嘗不毀孟嘗君也孟嘗君三

董之繁繁鮑本君所以待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下者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以吾毀之

鮑改持為待吳氏補曰持者待之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當在至字下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有者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若魚鼈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曰案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說君之義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吳氏補曰後語鳥同翼

譬若挹水於河鮑改勝為膝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之鮑本作文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鮑衍

髡謂齊王曰謂鮑本此書為改謂字通用謝將休士也也鮑本無魏取伊是是鮑本伊氏不知者乃改之故三

國欲與秦壤界疑欲字即故字而涉鮑也鮑衍欲字吳氏補曰福三國之君鮑改福為覆皆為軍吳氏補

也是封衛之東野誤封兼魏之河南南鮑本故秦趙魏得齊者重鮑秦下補楚字吳氏補曰楚舉上文

齊四齊人有馮諼者案史記作驩集解云復作媛鮑本當出此注也倚柱彈其劍吳氏補曰以下文例

案此文三句各不比門下之客吳補一本比文倦於事事鮑本蓋因音而譌券徧合起矯命起鮑本

本起孟嘗君不說曰諾不鮑本乃吳迎君道中中鮑本有正曰二字鮑改僅得免其死耳僅鮑本

僅今君有一窟付鮑本無三窟之說為勝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鮑改惠為梁吳氏封書謝孟嘗君曰鮑書下

以封字句吳補一本書下無一字則上當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今本以作如乃誤涉鮑也鮑改

以辭鮑本武梁祠堂畫像作媿女是其證鮑本媿字無鹽猶未敢以有難也猶鮑本由改為猶下猶可

案呂氏春秋而治可為管商之師吳氏補曰而字疑衍治當屬下句或而字上有缺能致其今本其下有

鮑本有丕烈案有者是也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今本士下有未字乃誤涉鮑也鮑補未字鮑本君

孟嘗君曰好士也丕烈案此讀以管仲連謂孟嘗君為一句孟嘗即孟嘗君也上文雍門養椒亦陽得子

養烈案此多脫字但所補未是與之同之鮑本無使文得二人者者鮑豈有騏驎耳哉今本鮑作騏皆

衣縞紵衣鮑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怨下鮑本齊宣王見顏觸吳氏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蠋丕烈案古

知後語何據乃亦曰王前可乎今本亦上有秦攻齊令曰日本無萬石簠今本簠誤天下之士仁義皆來

以爲一人也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而百

役處仁義二字鮑本無來鮑本作爲吳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今本不上有無字鮑本有鮑改服而百

無不親附姓字鮑本有安可得而有乎哉乎鮑本以喜其爲名者鮑改以爲而吳氏則凶從之從上鮑本

此皆幸樂其名華本無鮑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形鮑本作刑改爲形吳氏至聖人明學今本無人字乃誤

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吳補一本作然夫璞不完夫鮑本非不得尊遂也得鮑則再拜而辭去也鮑也

本無鮑而字觸知足矣歸反撲觸上鮑本有曰字撲鮑本作璞鮑曰上補君子二字歸下補真字吳氏正曰曰

文意甚明則終身不辱也鮑也先生王斗吳氏補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今高士傳作王斗亦非昔先君桓

公所好者鮑者下補五字吳氏正曰一本標文樞鏡要有五字不天子受籍鮑改受爲授吳氏補唯恐失

振之作夫鮑本王斗曰否否鮑是王不好士鮑改是王駟已備矣鮑王下世無東郭俊吳補一本何以有民

無下同鮑本是助王養其民也今本也上有者字乃此二士弗業今本弗聞先生高議今本議誤誼吳氏嘗養

千鍾今本鍾而富過畢也也鮑本管燕吳氏正曰新序當作燕相田需對曰吳氏補曰說苑宗衛相齊罷歸

案韓詩外傳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

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此策文當有誤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誤亡蘇秦自燕之齊鮑改秦爲子吳氏

不如聽之以卒秦鮑改卒爲其於以收天下鮑衍其字丕烈案蘇秦謂齊王曰鮑改秦爲子吳氏補曰

說無此句吳以意言之
 耳當在上入此者非
 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愚恐鈞約字譌無然字而以約
 與連下文讀為是不烈案史記夫約鈞句絕然下屬此當有誤
 則衛之陽城危吳氏補地曰有陰平陸丕烈案史記作陶燕楚以形服烈案史記作刑丕
 夫約然與秦為帝吳氏補曰然
 夫約然與秦為帝吳氏補曰然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中

齊五 蘇秦說齊閔王曰今本秦作子乃誤涉鮑也鮑改秦為子吳氏補曰此策舊為蘇秦實誤前章代

此最是今本乃反 依鮑改致為誤也車舍人不休傳衛國鮑本傳 燒棘溝鮑改溝為蒲吳氏補 黃城之墜也鮑本

溝之燒也今本棘 兵弱而憎下人也鮑行 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鮑行秦字 則事以衆強鮑改事

罷寡也鮑改適為敵吳 兵必立也疑有缺字莫如僅靜鮑改僅為謹吳氏補 則擯禍朽腐鮑改擯禍為積

稽積亦當是積幣帛矯蠶而不服矣 有而不服矣四字鮑本無吳氏正曰矯為稿字也作橋非 強襲郢而棲

越鮑行 越強字鮑行 麒麟之衰也今本麒麟作騏 筋骨力勁骨力鮑本 有而案兵而後起鮑改上而字為能吳氏補曰字

而能同字策文多以而為能如上文子執而 則亡天下今本亡 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齊燕鮑本 何也何

則形同愛鮑行下 誠欲以伯王也為志也鮑行 則是路君之道也鮑路疑作露又疑作路魯吳氏正曰止是

之誤下文是虛中之計也二句文相對下文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與中相對可為證 莫不止事

而奉王止鮑本 尸死扶傷尸鮑本 鏗弦絕弦鮑本 官之所私出也官鮑本作宮丕烈案宮 身窟穴今本窟

烈案此以窟為掘字吞兼一國作併鮑本 而滅二子患也今本子下有之字乃 日者中山日鮑本 而敵萬乘

之國二敵鮑本再戰北勝北鮑本可見於前事今本事下有矣字乃誤涉鮑也鮑非咎罪於人也吳氏補

於先王之語罪中者則善吳補一作喜則察相不事吳氏補曰事而為利長者為鮑比之堂上吳氏補曰比

皆作比不知何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乏今本末之字作何以知其然鮑然下補也字吳氏補何以知其

然矣今本矣作也乃誤涉鮑也鮑改矣其強而拔邯鄲今本其上有特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特竟為守備

日即上文境字也吳氏補受西河之外受上鮑本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鮑衍入於秦矣鮑入上此臣之

所謂比之堂上吳氏補

齊六 有孤狐咺者今本咺誤喧吳氏補曰孤因孤字誤衍呂春秋貴直論狐齊使向子將吳氏補曰呂

向子以與一乘亡以鮑求所以償者今本償作賞乃誤涉鮑也鮑改償為賞吳氏補曰王曰不知淖齒曰

吳氏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君王后太史氏女氏上鮑本有后字吳氏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鮑甘上補

補曰位下淖齒亂齊國殺閔王鮑衍閔字吳氏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

有缺字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正曰追書之辭鮑衍唯莒即墨不下不鮑本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吳氏正

攻齊止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邊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至烈案史記無燕攻齊

入餘均依舊以存策文與史記之異說魯連乃書約之矢也鮑補為字不烈案史記有勇士不怯死吳氏

隱是却字王震澤本是怯字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吳氏補曰一本云吳本無此二句而云此三

世主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

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栗腹以百萬之衆烈案史記作十今公又以弊聊之民弊聊鮑本作聊城吳補

記作能見於天下矣鮑本無此字故為公計者鮑本無此字世世稱孤寡鮑本無此字然而管子鮑本無此字

而審處一也吳氏補曰指上無歷數之辭疑一字或衍鮑本無此字東縛桂枯鮑本精誤

無并三行之過吳補一本云并吳作曹子以為遭吳氏正曰遭字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吳氏補曰有天

下謂率天下朝王也因罷兵到讀而去今本讀作積鮑改到讀為倒轆吳氏正曰未詳或誤字衍文

齊以破燕以鮑本不早圖有之字亦王之善已今本已聞丈夫之相口與語舉口口口口鮑本不空

舉在與上鮑衍舉字吳氏補曰此因與字誤衍猶時撰公孫子之腓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吳氏

在此丕烈案所空疑本有姚氏校語而刪去者猶時撰公孫子之腓補曰由猶通一本作猶吳氏

木收王賜諸前吳氏補曰一木王賜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知王不若也十

一字鮑本無尚作望齊桓公得管夷吾齊鮑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先鮑本闔城陽而王吳氏補曰春秋

下莫之能止吳氏正曰城陽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山中鮑本作中山改為山王乃曰單今本單下復

涉鮑也鮑補單字吳氏正曰與前連舉不同田單將攻狄今本狄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吳氏補曰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

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立則丈插丈鮑本曰可往矣今本可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不烈案此

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立則丈插丈鮑本曰可往矣今本可云曰尚矣今本云曰不烈案此

有餘年鮑衍四字吳氏正曰此要秦始皇嘗使使者皇為昭王吳氏補曰字誤君王后引椎鮑本老婦

已亡矣今本亡作忘鮑本作忘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鮑改與為聞丕烈案則以為可為謀

鮑衍下可字，丕烈案此當作與，誤作以互。易上文校者改作與，因形近而又譌為可。帶甲數百萬鮑改百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鮑改百作十，吳氏

同，丕烈案通。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今本無夫字齊以淖君之亂秦鮑秦上補事字，丕烈案鮑所補

未詳，是王之聽涓也王鮑本無補楚字，吳且夫涓來之辭之辭鮑本無吳補一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鮑來

無王即欲以秦攻齊吳補一本有攻字楚一 宋請中立齊急宋吳氏補曰請字宜在急下子象為楚謂宋王曰鮑補宋字是從齊而攻楚未必

利也楚下鮑本五國約曰伐齊齊下鮑本有秦五國曰破齊秦曰齊鮑本無其心必懼我我鮑乃命大公事

之韓吳氏正曰一親王之所見也疑當在見字上吳氏補曰親字鮑衍齊字請悉楚國之衆也鮑衍呂賡於齊今本皆

誤涉鮑也鮑本作齊改為圖齊之反趙魏之後上之字鮑江一對曰鮑本作乙子無敢食我也鮑氏

子有丕烈案新序有此文作食我我未作噉我又云人臣而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王不如無

救趙王鮑本作恐楚之攻其後後下鮑本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鮑本無吳補曰居魏知之鮑本君無

咫尺之地鮑改地王過舉而已已鮑本作色鮑改而為以吳氏正曰一本而是日嬖女不徹席女鮑本而

無目深自結於王深鮑旌旗蔽日日鮑本兕虎嘯之聲今本兕有狂兕特車今本特作詳乃誤涉依輪而

至今本依壹發而殪壹鮑本安陵君泣數行行下鮑本乃封壇為安陵君吳氏正曰按說苑作安陵客因為之謂昭奚恤

說苑在權謀姚校所云新序作禪即其誤新序無此文壇故令請其宅令人字

同字古今人表中有安陵經師古曰壇即經字可為證

故令請其宅令人字客因為之謂昭奚恤

曰謂之鮑改謂為請鮑本曰謂而不得謂鮑本非故如何也故鮑三人偶行鮑改三字為二吳氏楚曰躬新城

圍之鮑改圍蒲反平陽反鮑本作坂丕烈案蒲反故楚王何不目新城為主郡也鮑衍乃為具駟馬乘車

字鮑衍王字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楚下鮑本有盡字鮑衍盡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鮑本作成改

當作城然而不死鮑改然且子鮑本作且與得賞無功也得鮑本作事成予之五大夫

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此十六字楚王問於范環曰吳氏補曰環史作蟻丕烈案索隱曰范國策云一作蟻

耳韓子作干象不與此同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吳氏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丕烈案索隱大不如事

君無此字史記作爲下句同且王嘗用滑於越今本滑上有召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召字吳氏補曰史作

過秦論召滑引韓子史記而不引策策本無召字其明證也賈誼新書故楚南察濶胡而野江東胡鮑本

氏正曰察濶湖史作塞厲門地皆未詳恐有誤字察作塞若公孫郝者可吳氏補曰史作向壽丕烈案韓

北有汾陘之塞郇陽亦不順史作陘是丕烈案徐廣云一木北有汾陘之塞也與大王之賢與大王丕烈

與大王丕烈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鮑改南為西丕烈案史記作西故為王至計烈案史記作大王丕

無及已烈案鮑本無丕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衛鮑本無丕趙代良馬他鮑本作馳丕烈案史記作馳臣竊為大

王不取也烈案鮑本無丕不可與深謀與深謀三字鮑本復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今本今誤四塞

以為固四塞二字鮑本無吳補別韓之上地不通地吳氏補曰後語作上地不費馬汗之勞今本馬汗作汗

不烈案史則從竟陵已東史記作則從境以東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上之字鮑本無以攻諸侯者

吳氏補曰史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吳補一本無謀字興師襲秦此四字鮑本無吳補諸本有此

天下之句鮑改引為開吳氏補曰史同按諸本多作開或作大開不若開義長不烈案史記作必大開天

同義出走入齊走鮑本作奔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為鮑本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王大

二字鮑無昭睢陳軫鮑本逐昭睢陳軫鮑本有人謂昭睢曰鮑本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王大

是昭睢之言不信也若謂睢何得云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爭鮑本周是列縣畜我也鮑補曰大王天

下之賢主也主鮑本是楚自行不如周行今本行為待吳氏補曰當是待字鮑改請為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

不絕四字鮑本不足知之矣足下鮑本有斷脰決腹今本脰誤壹暝壹鮑本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愛社稷者

此十二字鮑本亦有不為爵勸鮑補有字緇帛之衣以朝今本帛無一月之積今本月乃誤涉

侵鮑本一作四封不侵兩御之間夫卒交也今本御鮑本補軍字嗟乎子乎下鮑本楚國亡之月至矣

月鮑本一作四封不侵社稷其為庶幾乎為鮑本無禁冒勃蘇曰吳氏補曰蘇即勃蘇包胥聲近豈勃蘇之裔歟不烈

若放臣非異楚使新造吳氏正曰新造似言始構難今秦王顧令不起今本不為之吳氏補曰字誤也鮑

子滿與子虎吳字補曰子滿蒙穀給闕於宮唐之上今本給作結多與存國相若今本國餘豈悉無君乎

悉鮑本一作餘當作吳氏至今無冒吳氏正曰章聞之鮑改章為華吳氏補曰當作華不烈案鮑改吳補皆非也

其臣挾拾挾鮑本決鮑本

楚二 秦恐必不求地吳氏正曰秦字王欲昭睢之乘秦也也鮑本請為公令辛戎謂王曰鮑改辛為羊吳氏補曰當作羊

昭侯不欲侯鮑本而令天下今本下有利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利字吳氏正曰謂以害也此因上文割字而誤衍害割同字佳翫麗好翫音者吳補一本無勢為王妻以臨于楚必字吳氏

皆非此下疑有缺字不烈案鮑吳微要斬尙而刺之刺鮑本必不敢倍盟鮑補曰宜復有背盟二字吳氏請追

而問傅今本追作退乃誤涉鮑也鮑王墳慕鮑今本王作主女阿謂蘇子曰薛公章脫簡首女阿一字又他

亦有差舛又說薛公策未欠蘇子白解於薛公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善鮑

楚三 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今本以下有與字乃誤涉鮑也鮑賢之事其主也賢下鮑本蘇秦之楚三日

十二吳氏補曰一本標後語乃得見乎王吳氏正曰一本標類要是王令困也令鮑本舍人怒而歸而鮑本

子待我為子見楚王鮑本無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今日此當有見字不烈案鮑吳皆非此無缺讀以十

字為一句天下關閉不通鮑本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也鮑本楚王因收昭睢楚鮑本橫親之不合也鮑改

烈案鮑改誤甚此橫親指秦韓魏也必善二人者鮑本有二人二韓亦不從韓鮑本惠子為儀者來今本者來作來者

者儀必德王吳補一本儀乃奉惠子今本脫楚得其利得鮑本作將鮑改為東有越鮑改吳

通陳軫告楚之魏今本告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寡人間韓侈鮑改侈唐且見春申君曰鮑改且而天下

累陳軾告楚之魏今本告去吳氏補曰恐當作去

為勇吳氏補曰夫梟基之所以能為者鮑改能為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吳氏補曰當云一梟

楚四 舊患有成今本舊作奮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君鮑本無不而交絕於后也於鮑本立作於吳

不買五雙珥吳氏補曰不買襄王流掄於城陽鮑改城方將調鉛膠絲今本鉛作鈔乃誤涉鮑也鮑改鈔

其類為招吳補一本嚙作囑目其類為招吳補一本標

其類為的或為招不烈案類字形近之譌也李善注詠懷詩引作以俯囑鮑改鱣鮪案新序作鱣鮪方將脩

其葦廬今本葦作落乃誤涉鮑也鮑改葦為落吳氏正曰下文磻即落此不當復有附弓把中恐

繳今本籍作增乃誤涉鮑也鮑改籍為增吳氏被磻鮑改磻為劉吳氏有正不烈蔡聖侯之事因是以

鮑改聖侯因是已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復有事也依此當讀以字句絕連下者誤上下句盡

同方受命乎宣王鮑改宣王非春秋蔡鑿侯楚靈王事子發事楚宣高誘注淮南子有其證輩從鄴陵

君今本輩作登鮑本作登吳而戴方府之金今本戴作載不知夫穰侯不烈案新序無與淮北之地也

也鮑本無吳氏補曰與淮北上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與稷曰謹受命乃封莊不若令屈署以新東

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

國鮑新字令辛戎告楚曰鮑改辛為辛吳武王曰鮑改鄭為鎬吳君籍之曰百里勢鮑勢上補之字不

昔伊尹尹鮑本無鮑補尹字吳氏補此不恭之語也吳補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謬而攻莊公請與分

國莊公二字鮑補復有不烈案韓子未至絞纓射股今本絞纓誤纓絞不烈案不知佩芳佩鮑本作俾不

皆作傳 祿佩與絲今本絲誤縣不烈案 問妹子奢吳氏補曰荀子作閭媿不烈案外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療

也吳氏補曰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二句乃菟柳之辭神詩作蹈也詩作焉不烈案詩曰以下外 臣為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王鮑本 鳴悲者悲誤倒而驚心未至也今本至作去鮑本作 開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

也音引二字鮑本作者音烈三字吳補一本無者字烈作引其義為是者音之謬而衍也 汗明慨焉曰改

也烈引之謬也至烈案烈者裂之誤當本在瘡字下云故瘡裂而隕也各本皆有錯脫 汗明慨焉曰改

外補曰即吳氏 今君一時而知臣時鮑本 服鹽車鹽鮑本字語當改為鹽吳 澆汁灑地鮑改汁為汗 中阪中鮑

遷延負轅鮑本轅作棘 不能上而有字鮑本 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吳氏補曰此 君獨無意消拔僕也今本

其故所親故鮑本無至 兄弟誠立吳氏補曰兄上恐亦當有王字疊 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吳氏補

云江東十二縣之封 朱英謂春申君曰吳氏正曰後語云觀人朱英不烈案見後魏策勿復言已作也鮑本 臣聞之春秋吳氏

君為恐因下文衍 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鮑後下 邵公爽爽鮑本 而趙怒深怒鮑本趙怒深楚君雖欲攻燕鮑

軍今為馬多力烈案楚策作謂不 則豈楚之任也我鮑改我為哉不 敝楚見強魏也見鮑本

趙一城下不沉者三板鮑改下為之吳氏補 郟疵謂知伯曰吳氏補曰郟說文作縞以其人事知之夫從

韓魏之兵夫鮑本作夫兵鮑木作君無意志喜鮑本 夫三家雖恐不棄美利於前鮑改三為二吳氏補曰愚下

是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于吳氏補曰韓 君其與之與之彼狃與之鮑本不重不 魏宣子欲勿與鮑改直為抗

子說苑亦並作宣 請蔡臯狼之地 鮑改蔡為臯 吳氏補曰 恐名偶同 漢志四河郡有 知伯因陰結韓魏 鮑

恐桓字譌下同 鮑本無 案韓子有簡主之才臣也 鮑本無 而尹澤循之 尹鮑本無 皆以狄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

耳 同字 乃使延陵王 今本王作君 乃誤涉鮑也 鮑改王為君 吳氏正曰 韓子 皆以狄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

餘 今本苦作楛 之下有楛二字 楛鮑本無 與之期曰夜 日鮑本無 君曰足矣

案韓子有吾箭已足矣 城力盡 鮑改城為財 不 鹿中而少親 鮑本無 與之期曰夜 日鮑本無 君曰足矣

日暮當拔之 之鮑本無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鮑康上補 韓字 吳氏補曰 曰夜期殺守堤之吏 日鮑本無

韓子之至 於 知伯軍救水而亂 軍鮑本無 鮑補軍 廣封疆 一本廟作廣 是 發五百 鮑改百為嶺 吳氏補

此策文多不 約兩主勢能制臣 今本無兩字 乃誤涉鮑也 鮑 臣願捐功名 捐鮑本作 吳 之能美 吳氏補

之外紀改耳 案 臣下不使者何如 今本無何如 韓魏齊燕 鮑改燕為楚 吳氏補曰 下 負親以謀 趙恐負親 吳

有缺文 復來而今諸侯當云 而今日復來字 恐舛誤 在上 孰謀我 今本無孰字 吳氏補曰 孰為我 謀 而將其頭 吳

漆其頭而往乞 吳氏補曰 史作行 不烈案 史記作 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 吳氏補曰 無字 豫讓伏所當

過橋下 所當二字 鮑本無 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 范鮑本無 鮑補范 嗟乎豫子 鮑補范 烈案 史記有

豫子之為知伯 豫鮑本無 亦以足矣 以鮑本無 君前已寬舍臣 今本無 乃使使者 今本無 彼將

知矣利之也 矣鮑本無 此事云彼將知君利之也 趙字當是 吳氏失考也 秦韓圍梁 鮑補有 蘇秦說李兌曰 案改

子不烈案吳氏補曰字誤下同非也又曰太史公所謂異
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其此類邪是也策文木如此維陽乘軒車
里字為是張守節所見本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蘇秦改秦為某
之鮑也則張守節所見本義引策云蘇秦洛陽軒里蘇秦改秦為某
氏鮑改羸為羸吳策越漳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也此下又有漳河
案阻字誤不烈乃我請君塞兩耳有堅字明月之珠誤日黃金百鎰
乃趙將擊韓而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皆明為韓而首云伐齊為
史一切以擊韓為厲為韓止之者其間事皆明為韓而首云伐齊為
鮑改秦為厲吳風雨時至鮑本無不烈案衆人喜之喜之鮑本善
氏補曰史作厲風雨時至鮑本無不烈案衆人喜之喜之鮑本善
兩憎韓及以韓為餌之韓故微韓以貳之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微
史並作齊不烈案見上故微韓以貳之微下有缺文史作故微
正曰一本議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
以為秦計謀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今本特作是乃誤涉鮑也鮑
南燕盡齊之北地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吳氏補曰史作
記有羊腸之西而改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字義未詳不烈案史
耳此多不同未是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字義未詳不烈案史
於燕之唐曲吾指今本吾作遇乃誤涉鮑也鮑改吾為遇吳氏
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不烈案吾逆此代馬胡駒
聲之轉也當存舊史記無之唐曲吾四字文不同鮑改胡駒不
濟不烈案史記作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昔者五國之王鮑本無
也然反淵枳高平於魏鮑改枳反三公什清於趙分先俞於趙不
烈案徐廣注云一作王公即出於此當

各依本文吳氏專以張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守節說為據未是也夫韓事趙今本韓上有齊字今本兩存尤誤之甚者也宜正為上交今本無正字鮑本無今本無正字鮑本今

乃以抵罪取伐抵鮑本作邱不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取自必也者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事今王收

天下必以王為得鮑收天下補齊字不烈案史記作今王韓危社稷以事王鮑危上補齊字改韓為齊讀上

抱社稷以厚事王史記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鮑改韓為齊不烈案吳氏有

秦暴王以天下禁衛楚正鮑改衛為燕正為僻不烈一軍臨熒陽熒鮑本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韓

本無鮑補韓字鮑改陽城疑當作成陽不烈案鮑以為秦本紀昭十七年城陽告上黨之守靳黈今本

君入朝者今考集解案黈無說正義亦不以為韓鮑所說殊無據其穆多此類使陽言之太守吳氏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

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今本太誤失不烈案此亦其猜焉鮑改亦其今有城市之邑七十

吳氏補曰史鮑改原為陽吳氏補曰平原當作陽不烈案史記作召平陽君未詳何人者非今馮亭令使

者今本今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臣聞二字鮑本無今坐而得城鮑城下補七十二字吳氏太守有詔

今本太上有告字乃誤涉鮑也鮑補告字不烈案史記無此句策文本馮亭垂涕而勉曰鮑改勉為免吳

免通不烈案此以勉令公孫起王吳氏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鮑非鮑將有桓鮑此恐訛舛不烈

為俛字也吳說未是吳氏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鮑非鮑將有桓鮑此恐訛舛不烈今王收

表秦莊襄王三年王鮑庶公等徐廣注一作鮑索隱曰王鮑昭王二十九年大夫陵伐趙者六國

也王震澤本索隱鮑作騎單鮑改鮑為鮑吳氏有正不烈案吳氏正以為蓋字與鮑同

本并刪去王鮑二字皆誤吾所苦夫鐵鉗然者亦非也聞諸金壇段先生玉裁云鮑與機同說文機也

其說得之矣。下文自入而出。夫人者為一句。言機入而木出也。故云謂臣為鐵鉗者。秦言其人自入而出。臣有似於楔也者。無有謂臣為鐵鉗者乎。鮑改謂韓欲有宜

陽有鮑本涉孟之讎然者何也。當至也。字句不烈案。下章在平原君請馮忌見彼下。秦分齊齊亡魏。改

分爲合。吳氏正曰。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字不烈案。吳說是也。上文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即其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鮑之下補與字。吳氏補曰。或謂皮相國曰。木無魏殺呂遼而衛兵。吳氏補曰。後章作亡其北陽。吳氏正曰。一

本比而齊危。鮑改齊為趙。三晉倍之憂也。疑信字。諛衍不計而構。鮑本改爲講。而遣之曰。誤之。今本而毋發屋室

警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也。鮑本無吳氏補曰。一本知文。此天下之所明也。明下疑有

字。此天下之所明見也。誤而。今本此。是何楚之知。改楚為秦。吳氏補曰。當作秦。惟寐亡之。鮑改亡為忘。不烈案

必入於秦有謀。故殺使之趙。今本秦下復有秦字。乃誤涉鮑也。鮑補秦字。改殺為發。不烈案。割挈馬兔。吳補一

下。梁不待伐矣。鮑衍秦禍案。攘於趙矣。接於鮑本。作環中。吳氏正曰。愚以撰。即移字。諛當

三晉之大合而堅也。鮑入下補秦字。不烈案。此讀入句。絕魏策支期曰。王願王之熟計之也。急無急字。是

南戍韓梁之西邊。或鮑本作伐。下有山戎翟三字。西作惡。鮑改印而多求地。不烈案。此與上文即多割。即

印二字皆有誤。但衍者未是。趙二。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此策文。當是獻其愚下。脫慮字。効愚。三字別為句。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隱引策作自言。不烈案。此曰。即白之諛。趙地方二千里。史記作二千餘里。必入臣韓魏

臣於秦韓魏臣三字鮑本無不烈案史記無禍中於趙矣中上鮑本有必字秦破必矣秦鮑本無鮑補秦字吳補今見破於

秦此五字鮑本無鮑補今字吳補一本今見破於秦不烈案史記有今字無見破於秦四字與秦成則高臺鮑本下補樹字吳聽竽瑟之音等下鮑本

不烈案史記無恐竭諸侯鮑改竭為喝吳氏正曰喝六國從親以偪畔秦今本親誤國不烈案此句無六

國從親以擯秦鮑改擯為偵吳氏有蘇子為謂秦王曰為鮑無而世不妬其業妬鮑本作妬改為聖主之制

也主鮑本趙怒必於其已邑鮑改趙怒為怒趙不烈案此有誤字然而四輪之國也正引姚本作四輪不烈案作

故微之為著者強吳氏補曰故下當有缺夫齊威宣宣下鮑本國富而用尺鮑改用尺為民用後富韓威

魏鮑改富為破吳氏補曰字因下誤疑為逼西攻秦為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字吳氏補曰宜復有秦字而齊為虛戾補曰

後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臣以從一不可成也以下鮑本今臣有患於世臣鮑本忘其

憎懷忘鮑本是以三國之兵困鮑以下補知字吳氏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出鮑本字去鮑改為出吳氏補

行於天下吳補一本無山東字不今宣君鮑改宣為寡吳氏有微甲鈍兵鮑改微為微吳熒惑諸

侯鮑改切為竊不而韓魏稱為東藩之臣為鮑一本東藩之臣史同不烈案史記作為臣切為大王計

襄主之業主鮑本作王不烈案必被庶人之恐吳氏補曰一本標恐劉作怨則胡服之功功鮑本作攻不

功記作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為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

功記作胡地中山地鮑本作服鮑改為吾必有之吾鮑本作我吾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吳氏補曰互出然後

德且見也且鮑本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吳氏補曰叔字疑術不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募鮑本作募五

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用鮑本作貨五被髮文身鮑氏補曰被錯臂左衽吳氏補曰錯或袒字誤五今卿之

所言者今本卿誤鄉五以備其叅胡樓煩秦韓之邊鮑改其為燕吳氏補曰史作燕又正曰叅史

王兼戎取代王鮑本作主五敢道世俗之間與鮑本作問吳補一本問作問臣敢不聽今鮑本

也史記作命農夫勞而君子養焉鮑勞下補力字吳氏慮無惡擻惡鮑本修法無愆修鮑本作脩鮑改脩

文兩有循法子言世俗之間子鮑本反此兩者鮑改反先聖之明刑與鮑本竭意不諱諱鮑本作諱吳

禮無邪吳氏補曰商宓戲神農宓戲鮑本作伏羲五故禮世不必一其道必鮑本無吳氏補曰宜從商君

不必道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服下鮑本有謂字吳氏補曰史進退之不盡於馬之青於鮑本無下不達於

無詩云服難以勇鮑改詩失而累正今本而下有不字乃誤涉鮑也鮑改失為佚吳氏有以傅王乎今本乎

誤涉鮑也鮑改乎為子隱中不竭竭鮑本作竭中一作忠即趙造語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鮑王下以事寡人

者畢矣鮑以上具帶今本具作且吳氏補曰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鷄鷄而朝此以以傅王子也也

無以待今日今本今日作令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鮑改昭今子以官府之籍今本今非子所知知鮑本

絕五徑之險徑鮑本作徑五至榆中辟地千里榆鮑本作胡吳氏補曰胡中一本標春秋後語注

戰國策云武靈王遊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缺此記以廣異問五烈案所標姚氏列遺逸有之見後附錄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吳氏正曰：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與相都平君田單，吳氏有正。馬

服日曰：上鮑有君字，丕烈案：後有夫吳干之劍，注引吳干將。是薄柱擊石之類也類鮑本作謂：吳補。難夫母春

之厚鮑改毋為無，吳氏補曰：無通，丕烈案：吳補亦未是。兼有是兩者兩鮑本無鈞罕錘蒙須之便今本鈞鮑

本本作鈞罕，鮑本作罕，鮑改罕為罕，吳氏君無十餘吳氏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丕能具數十萬之兵鮑能

不字吳趙使机郝之秦鮑改机郝為仇赫，丕烈案：東周策有仇赫之相宋，鮑所據也。此文史記作仇液，索

令仇郝相宋即此机者，机之別體。宋突謂机郝曰吳氏正曰：史作宋公。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

也鮑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此下有以德樓子事成六字，吳氏補曰：史以易蘭離石祁於趙今本

秦乃誤涉鮑也鮑改趙為秦。令衛胡易吳氏補曰：秦紀中更胡傷，丕則伐秦者趙也鮑則下補不字，吳氏齊無而西今

而作不乃誤鮑也鮑改而為鮑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鮑衍秦字，改構為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

不吳氏補曰：字譌或上文有誤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鮑衍秦字，改構為是我以王因饒中山鮑改王

作吳氏補曰：當我分兵而孤樂中山鮑衍樂字，吳氏中山必亡亡鮑本作之，吳補。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

等鮑本字誤丕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者上鮑本有然字，以鮑且東而辭應侯吳氏正曰：說苑載此臣

固且有效於君周鮑本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講鮑本作構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鮑衍人字，丕烈今

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吳氏補曰：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八字，乃人字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

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之字鮑本不重，丕烈案：史記作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秦既解邯

鄆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鮑衍此二十四字吳氏補曰比二十四字脫前誤在此

記以此籍列後秦趙戰長平趙不勝篇之下首有此二十四字此下至其勢必無趙矣樓緩盡為趙郝可

於前下接趙計未定至此說也下接王必無與至末新序亦如此考此乃策文先後本不與史記同或

就此問標史記文而誤入正文遂致與趙計未定上文復出吳

氏以為脫簡者非是當刪此二十四字其餘次序仍策文之舊王曰秦之攻我也今本攻王又以虞卿之

言告樓緩吳氏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不烈案誠知秦力之不至今本說下有不字之

也鮑補不字改不為所不烈案史啓關通敵補曰當作幣不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幣吳氏

記新序作誠知秦力之所不至啓關通敵補曰當作幣不烈案新序作幣史記作幣吳氏

告虞卿曰鮑下復有虞卿二字吳氏補曰史而不至失六城鮑改而為亦不烈案史記我以五城收天下

鮑改五為六吳氏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不烈案史記作六城新序

作五縣考此當策文作城史記作縣新序出史記今本史記城縣錯出新序後二處亦作六城皆有誤則

是弃前肯今本貴作資乃誤涉鮑也鮑改貴為資吳以益愈強之秦鮑衍愈字吳氏補曰新序同故曰此

飾說也王必勿與吳氏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天下之賀戰者鮑戰下補勝字吳氏補曰則必盡

在於秦矣盡鮑本無不烈案平原君之力也也鮑本無吳補公孫龍聞之鮑本無鮑補聞以親故鮑親下

吳氏正曰故句趙不勝亡一都尉不勝二字鮑本無不尉復死復鮑本作係吳氏補曰復史同不烈案

而為媾鮑改媾為講不烈案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新鮑本無鮑衍今齊潛王已益弱而不能去鮑本無不魏王使

烈案史記作潘此涉今齊潛王已益弱鮑本無鮑衍今齊潛王已益弱而不能去鮑本無不魏王使

之而誤也齊策作閔今齊潛王已益弱鮑本無鮑衍今齊潛王已益弱而不能去鮑本無不魏王使

將軍使下鮑本有客字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召上鮑本有為字不烈東國有魯連先生吳補一本先生

有。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今本此作鮑本此作不。曷為人居此圍城之中此鮑本若改為此吳氏補。曰若疑居字譌衍史作此無。

亦可彼秦者奔讒義者鮑本無不。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鮑改矣為耳吳。耳齊楚則固助之矣則鮑本無不。然

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凡古言然與今言然則鮑補無然字。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之鮑本無不。故拘之

於羈里之車車鮑本作庫不。而欲舍之死舍鮑本作命不。維子曰子安取禮維上鮑本有夷字。納于筓鍵

補曰史衍疑無。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退鮑本在聽下吳補一本天子已。俱據萬乘之國此六字鮑本無。

賭其一戰而勝今本賭作暗鮑本作。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吳氏補曰史。適會魏公子無忌

烈案史記有。所貴於天下之士者所鮑本作此改為所。至翻也翻鮑本一作黏吳。前漳淦今本淦作釜不烈。

耳字。嘗抑強齊四十餘年鮑改齊為秦。子南方之傳士也傳鮑本。何足問今本問。故不受也鮑改受為愛不。

也鮑改。持丘之環鮑持下云脫一字不烈案非也持。時宿於野吳氏補曰一本標作特不烈。王非戰國守

圍之具圍鮑本。其將何以當之將鮑。工見客來也因辟辟鮑本。先生不知寡人不肖鮑改生。秦當時適其鋒

鮑改適為避吳氏補曰適恐當作避不烈案鮑改。臣恐秦折王之椅也鮑改椅為椅不烈案。衛靈公近雍

疽痼。子牟痼。引衛事以告王宜連上衛靈公未入戰國也。復塗偵謂君曰吳氏補曰韓非子亦有此文而稍異。

偵字或休儒之譌然彼以雍疽為痼疽則。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

誤也不烈案痼疽即痼疽吳以為誤未是。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鮑君下補君字吳氏正曰當有缺。

信君也上有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可證。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鮑改能為而吳。天下合從合鮑本。

公補一本作合魏殺呂遺今本遺作遼乃誤涉鮑也鮑改遺為而天下交之吳氏補曰交下當有缺君唯釋虛偽

疾文信猶且知之也今本信下有侯字疾鮑本作侯鮑改釋為飾吳氏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字

不得志上有文信卒斷紂之頭鮑本魏虺鮑改虺為虺吳氏補曰一本虺

趙四使臣與復丑此五字鮑本無吳氏補曰坐而天下致名寶鮑改寶成其私者也非然二字鮑

無而取行於王者也鮑本無臣以為齊致尊名於王鮑行故天下盡重王無齊王下鮑本復有重以無

齊之故重王之字鮑行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鮑補燕下非知不足也也鮑徐乃擻趙以伐宋鮑改宋而陰構於

秦鮑改構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鮑謂上補人字吳氏正曰愚謂秦逐李兌秦鮑本抱陰成負蒿葛薛

術鮑本皆魏地趙世家遇於葛孽則知此文薛字誤也不烈案薛即孽字也以為趙蔽木無今又以何

陽鮑本河鮑本以便取陰吳氏正曰按史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陶陶陰字易惑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者誤是

直鮑本以鮑本字鮑本誤鮑本此鮑本說鮑本是鮑本也鮑本劉歆七略云古人比然而後如賢如鮑本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吳氏

下鮑本有鮑本若鮑本字鮑本如鮑本王鮑本若鮑本用鮑本不鮑本成鮑本語鮑本當鮑本以鮑本王鮑本字鮑本句鮑本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一本鮑本無吳

不烈案吳說未是此如若二字當衍其一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補一本鮑本無吳韓氓處於趙韓改

吳氏正曰於趙下有此文或其怨於趙句因下文衍臣願王之曰聞魏鮑改曰為亟吳氏願王之陰重

趙重鮑本上例字改為重吳五國事趙五鮑本交定然後王擇焉然鮑本李兌乃謂齊王曰吳氏正曰李兌二

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衍說李兌也其下豈得為兌言乎又後有循燕觀趙語以為兌言則不通至烈案吳氏定奉陽君為李兌其說最確元和顧氏廣圻曰此下皆當為蘇代謂齊王語當為李兌下

所著思適齊筆記封不可不早定也鮑補可字燕楚辟辟改辟為辟鮑改不烈案得大齊鮑補曰得字此百代

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貪以鮑補曰恐貪字誘姑待已耕鮑本無趙欲搆於秦鮑改構為講吳氏正

君必無請二處作以鮑本天下散而事秦事鮑本作爭注則君無患矣則鮑若不得已而必

構而搆此句當云不得陰而必搆乃願得趙五國二字與韓氏大吏東免鮑改免為勉吳氏齊王必無

召眠也召鮑本名改字為禁吳氏正曰燕策必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今本與下有而賓之鮑改賓

搆通曰必有踦重者矣閱說苑切踦即倚字義皆訓偏後合與踦重者吳氏補曰後合即上復合丕天

下爭秦有六舉吳氏補曰爭秦一秦王受負海內之國鮑海內字吳氏正曰三晉非秦王內韓珉於齊鮑

本改為珉王賁韓他之曹鮑改曹為楚吳氏正曰曹璽也下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又鮑三疆三親今本疆鮑

強抱安邑而信秦信鮑本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鮑本無韓之太原絕今本絕上下軹道軹鮑

尺改軹南陽高伐魏絕韓今本高作而乃誤涉鮑也鮑改國破曹屈改曹為財乃誤涉鮑也鮑

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今本救下有之而二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二惡公子牟夷寅然鮑改寅為宋然曰

寅然上下虞卿請趙王曰請鮑本范座也此同丕烈案古今人表中下亦作座史與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

也鮑補曰字衍吳則主必為天下咲矣鮑本主作王不若以生人市使也鮑改使為便吳故魏之彘相望

也鮑衍望字吳氏補曰史無夫國內無用臣補一本鮑本無吳令廬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邑市鮑本改令為合乃割濟

東三令城市邑五十七鮑三下補城改令為合此夫子與敵國戰子鮑本作子吳氏補曰字誤國奚無人甚也一本鮑本作甚也

僕主幸以聽僕也以鮑本其於奢不然奢下鮑本夏軍也縣釜而炊今本夏作是乃誤涉鮑也鮑改夏為

得三城也也鮑本宋突謂仇郝曰鮑改郝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鮑改塋為地馮忌吳補一本秦三以虞卿

為言三鮑本作王吳氏正曰一本秦三以馮忌接手免首今本免作侷吳氏補曰此書侷與通言而不稱師

而鮑本陰移而授天下傳授鮑本作受丕烈案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下五字鮑本無鮑衍趙未得相馬之

工也相鮑本作買吳今治天下舉錯非也治鮑本燕郭之法吳氏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便辟左右

之近者近者二字鮑本作人是能得之乎平鮑本趙王使往賀往鮑本若使有罪使下鮑本請奉而西行

之鮑衍西字吳氏補親寡君之母弟也今本脫衣服使之便於體鮑衍膳啗使之噍於口使鮑本而駢麟不

至駢麟鮑本受其弊今本弊作幣鮑本韓魏以友之鮑衍舉茅為姚賈今本舉茅作茅舉乃誤涉而折韓魏

招之鮑改招令仇郝相宋鮑改郝為赫吳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今本禽作合乃誤涉鮑也鮑改禽為

下有鮑改招世鈞為之今本世作泄乃誤涉鮑也鮑改世為泄吳氏補曰史作泄不烈案世泄同字必以長安君

為質今本長左師觸鬻吳氏補曰史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人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太后鮑本不重吳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

謝曰吳氏補曰史云晉之入徐趨而而恐太后而鮑本無不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太后鮑本不重吳和

於身也太后曰也太后三字鮑本願令得補得鮑本無吳氏補曰數史作缺願以衛王官沒死

以聞官鮑本作宮不烈案史記太后笑曰笑鮑本無不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吳氏補曰一本標媼一

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不烈案吳說非也史記並作媼考高祖紀云母曰劉媪漢書孟康注引此又云禮

亭長古碑必出質造不然固既祝曰今本祝趙主之子孫侯者主鮑本作王不老婦不聞也吳

補曰史此豈人主之子孫孫鮑本作侯吳補一本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君鮑本無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上之字鮑本無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禦鮑本作御改爲使趙慈鮑本作慈吳補一本慈作思注一

顏今本家列傳皆作聚聚聚同字也後三月鮑改三爲五吳氏補曰據司空馬云則當作五不烈

軍吳氏補曰趙趙趙

魏一知伯必僑鮑改僑爲驕不烈案韓子作驕僑即驕字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臂乎今本質下有一作

記於旁而誤入也鮑改質爲資吳氏補曰當音致與之以地猶質也不烈案吳說亦未是質的也下卷兵

語皆可因索蔡皐梁於趙鮑改梁作項吳氏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己也以鮑本作已吳補一本文侯曰子

往矣吳補一本子有之夫鄉邑老者夫鮑本作矣驪牛之黃也鮑改驪爲驚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吳

正曰通選無兩則字愚恐則乃明豈不亦信固哉豈字鮑王鍾侍王曰鮑改下王是危也是下鮑本有重

是左彭蠡之波鮑左下補有文山在其南山鮑改文為汝吳氏補曰文未詳云岐山在北岐字誤夫夏桀之國

夫字廬畢在其北鮑補一本廬而右漳釜鮑改釜為釜吳城非不高也鮑無撓棟而不辟者今本撓棟作

棟前脉形基之險阻鮑本形基作壘陳汝南有許汝恐連下南字汝南郡也而下衍有字者是也史記正

依陳汝南許可證今本誤東有淮穎鮑本穎作穎養棗海鹽海鹽二字鮑本無卷衍燕酸棗吳氏補

亦云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壘名雖小然橫人謀王鮑改謀為謀吳氏有正天下

之賢主也今本主作王蒼頭二千萬千鮑本作十不烈案十今乃劫於辟臣之說羣不烈案史記作羣

蓋不與以求外交求鮑本無不縵縵柰何柰鮑本作若鮑改縵為蔓吳氏正曰蔓縵字通用不烈案史

策文同以求外交烈案史記有縵縵柰何記作蔓蔓柰何考此所引周書四句乃和寤解又吳氏以為

家語非也今本周粟糧漕度今以漕度夫親昆弟今本昆取晉陽吳氏補曰則從道絕從道絕鮑本不重吳

補一本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烈案史記無不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言鮑本亦然不烈案史記作

言下屬多言謂也史記不與策文同鮑本誤魏之兵南面而伐鮑南上補患字吳秦甲出而東不烈案史記有伐字

成而封侯之基今本而反成而作而成反而取乃誤涉鮑也鮑本又成反補取字不肝夷補一本肝作

不烈案史記孟荀列傳為董慶謂田嬰曰字鮑本無蘇秦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

有吁子作吁亦可通為董慶謂田嬰曰字鮑本無蘇秦拘於魏今本秦作代乃誤涉鮑也鮑改秦

而之韓今本韓上有齊字乃誤涉鮑也鮑改韓為而得宋壘也烈案史記有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本秦

氏補曰燕策及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鮑衍也天下無憂吳補一本標一作變何為飲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鮑衍無事必來日字吳氏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不魏王使李從吳氏補曰軫傳

首又以車三十乘今本十魏王止其行使今本無使字鮑本無行字令四國屬以事今本令作今鮑本作

為求壤堊也甚力之鮑衍之字乃誤涉鮑也左華謂陳轅曰策作左爽公不如儀之言為資今本如

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以字吳氏補曰如下宜有以字楚策有是也令魏王召而相之今本令來將悟之鮑改悟為倍吳氏補曰字誤鄭彊

出秦曰應為知日鮑本子果無之魏今本果作東重家而已家鮑本作嫁字當是而羣臣之知術也如其鮑本如是其同

耶而鮑本作亡吳氏正曰下文有不烈案亡字當是是有其半塞也有其鮑本所謂劫主者主鮑本作王

誤韓子作張子儀以秦相魏鮑衍子若不勝魏鮑衍乃遽解攻於魏遠鮑本張儀以合秦魏矣以鮑本作已

已欲得堊丕烈案史記有也字公叔以為信信鮑本作然丕以下楚楚趙必聽之楚字鮑本不重鮑是王失

謀於楚趙趙鮑而樹怨而於齊秦也今本無下而字乃誤涉鮑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

外吳氏正曰此句不可解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尺楚人鮑改尺為斥吳遽於草下草鮑本作革吳氏

疑誤革徐州之役徐鮑本作徐吳齊楚必戰楚鮑本無吳楚戰勝齊敗鮑衍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

此讀趙字句鮑補王重以下別為句犀首期齊王至之曰今本曰作日問齊行以百金今本行下有人

以百金猶云行幾金於某是王謀三國也也今本也字不重鮑本無丕烈案下三國之不相信齊王

之遇相為相不相吳氏補曰字殺次當作相不日和成鮑本無吳固有秦重和吳補一本孫本無和與

其相田縉不善鮑補曰縉爲縉吳

戰國策 四 札記 卷中

四七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卷下

魏二 今公又言有難以懼之有鮑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首鮑本不重田需從中敗君今本君

補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毋謂天下何吳補一本標云有外之字丕烈案有者當是此讀外之毋謂天此

鮑木連吳補一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吳氏補曰滲樂木詳丕烈案此當作操而便於事而鮑本

便於事而王曰善今本善衍請因令王請鮑韓氏因圍蕃今本蕃作蕃鮑改蕃為黃若戰而勝而鮑葬於

楚山之尾吳氏補曰呂氏春秋作葬於湯水之尾後云天故使明水見之初學記引一作湯山論衡於

是出而為之張於朝於鮑本無丕烈案呂而因又說文王之義因又鮑本作又因丕烈欺之不為逆者鮑

本既已得塋矣矣鮑而竊為王悲鮑改悲又必且曰王以求塋以鮑本作必鮑改曰為切丕烈案又必謂

王曰使王輕齊鮑衍曰字丕烈案謂當作以更鮑本作東其次堅約而詳講吳氏補曰詳與國

無相離也今本離作離鮑本作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再鮑本作冉鮑改孰為熟吳氏補曰即熟丕烈案

執字亦有誤是字屬故又為足下傷秦者鮑改又為作有謂吳氏補曰又有通令足下聞之今本令誤

補無字改足為天吳氏而東夷之民不起今本起作赴乃誤涉以燕伐秦鮑燕下補齊字丕烈案上策文

燕字退乃松二句故此云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下云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以見其能使燕

忘齊為讎國之意耳鮑讀之不審乃以燕齊二字為連文說秦兄弟之交也云燕齊與秦遂於此補齊字

其誤甚矣吳韓眠鮑改眠周寂誤景周韓餘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為徒從而下之恐徒從字

氏不正亦非韓眠為眠周寂誤景周韓餘周韓之間有脫字不然衍周字為徒從而下之恐徒從字

為從而下之徒但從是當云徒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

扮當作初形近之誤也二句是一事上云初下云次自為對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鮑改勸為權吳氏

文鮑不審乃并改此姊讀扮博幻切吳讀撫吻反皆未是鮑改勸為權吳氏

謂公子理之傳曰烈案傳字是也田盼宿將也鮑本傳作盼王聽公子公子不封鮑本傳必則不如因

變服作固鮑本而卑秦楚作甲此其暴於戾定矣鮑本無惠施為韓魏交鮑改韓為齊君其為梁王鮑本

本作者吳補一本君其為考鮑下補王曰然則寡人執相八字吳氏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

下文是不烈案史記作君必不使相也乃蘇代謂昭魚為士而設為王之辭無此固可也至烈案史亦

設辭但不耳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鮑本作不吳補忠不必當當不必忠鮑本今臣願大王

陳臣之愚意鮑願下補為字吳氏此魏王之所以不安也本無則趙之謀者必曰吳氏有正趙安而我

危也安鮑本大王欲完魏之交鮑補魏字然則魏信之主也鮑本無魏信以韓魏事秦字鮑改

補曰疑衍不烈案此韓今我講難於秦講為構吳氏補曰宜從構讀主忠於中鮑本而悔其過行冀

其利作過其鮑本則是大王垂拱之制壘之鮑本秦楚攻魏圍皮氏魏鮑本無吳魏王之恐也見亡矣鮑改

改矣為也吳氏正曰下章有此句法不烈案必舍於秦舍鮑本必效城壘於王誤攻願王察之矣鮑改

也。請魯君舉觴吳氏補曰李善注文選引北堂書易牙乃煎敖燔炙今本故作熬乃誤涉鮑也鮑改楚王

登強臺吳氏補曰說苑楚昭王欲之荆臺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息於荆臺之上荆而望崩山吳氏補曰

獵山遊章華臺南眺巫山之阿淮南以臨彷徨吳氏補曰說苑下臨方淮遊章華臺賦前方淮之水淮

子南望料山丕烈案獵料聲之轉也復皇遑同字耳

魏三秦趙約而伐魏趙約鮑本寡人固刑弗有也鮑改刑為形吳氏補今郊鄴者今本郊作効乃誤涉

氏補曰當從上文丕烈案作效自是但與姚氏校語矛盾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改旨為背吳補一本作背俱未詳長羊鮑改羊

氏補曰地未詳或字誤因任之以為魏之司徒本無攘地必遠矣有不字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有意二字鮑本無秦王

懼然曰懼鮑本作懼丕烈案懼未澹下兵也鮑改澹為贖吳氏補初時惠王伐趙今本初戰勝罍子吳氏

史學作暴下同徐廣曰暴為也大事記作暴吏未詳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吳氏正曰史記作宅策字譌下同丕今王循楚趙而講吳

正曰循即徇丕烈案吳說未是也史記循作有謂魏方有楚趙之效此當與之同意循必誤字也下句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史記而下多去王二字意尤明鮑說則更誤矣則國救亡不可

得也已鮑補非計之工也工鮑本戴三十萬之衆吳補一本標孫作戰丕烈陰必亡吳氏正曰陰即陶說

邑願之及楚趙之兵今本願下有君字乃誤涉鮑也鮑亟以少割收魏方疑魏字鮑本重丕又為陰啓

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尤憚鮑本作憚尤改為尤憚吳氏補曰策文有脫誤又曰史云又

謂王曰鮑本將有所不行乎乎鮑本臣能得之於應侯鮑本侯下可謂不能用勝矣能鮑本

而王因使之受璽鮑改受且夫姦臣鮑本而秦之求無窮之求鮑本吾已許秦矣鮑本魏王曰善今本

字鮑本伐魏之事不便吳氏補曰當無不字常約兩王之交矣王鮑本文請行矣今本文以因趙之衆今本

趙車二百乘二鮑本朱已謂魏王曰吳氏補曰史無忌謂魏王曰云云又曰按朱已即無忌字而又況於

仇讎之敵國也吳補一本標也作乎臣甚或之或鮑本作惑或惑同字秦盡有鄭地鮑本無王欲得故

地王鮑本無而吳補一本標也作乎今負強秦之禍也吳氏補曰史負強秦之禍又曰史義長不烈案吳說未是此不

便事吳氏補曰便事絕韓之上黨吳氏補曰史作絕上黨伐楚道涉而谷今本而作山乃誤涉鮑

路今史記作伐楚道涉山谷衍山字也索隱作道涉谷云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行三十里吳氏補

者是而攻危隘之塞也吳氏補曰危隘史作冥阨即冥阨而右上蔡召陵吳氏補曰史有蔡左召陵秦故有

懷地吳氏補曰史作秦刑丘之城境津刑鮑本作邢吳氏補曰史城境津索隱引策云邢丘安決焚澤

曰鮑本焚吳氏補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吳氏補曰史作王之使者秦之欲許之久矣吳

補曰許與舞陽高陵隣吳氏正曰高陵屬京兆與下文地不相近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吳

補曰許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吳氏補曰史不愛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字吳氏

較也即下有字國無害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吳氏補曰史不愛千里有餘河山以蘭之鮑餘下補有字吳氏

千今鮑改林為橫吳氏正曰史作林擲軍不烈案今史記作林擲軍考索隱引劉氏云林地北至乎闕吳

補曰史北至平監丕烈案所亡乎秦者山北吳氏正曰史山南山北大縣數百名都數十吳氏補曰史數十名都數

百禍必百此矣吳氏補曰從之不成矣鮑改矣為也吳韓知亡吳氏補曰史識亡宜從策丕烈案吳說

同知也下文則皆知秦之無窮鮑觀上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鮑案下補欲字吳氏

以從事乎王吳氏補曰烈案從合從也見索隱而挾韓魏之質鮑衍魏字吳氏補曰字衍史無丕烈案此亦王之

時已吳氏補曰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使道已通吳氏正曰莫句補曰史作共甯共有其賦吳氏補曰楚趙

楚大破今本無下楚字乃誤涉鮑也鮑葉陽君約魏吳氏補曰葉即奉之抱葛薛陰成薛鮑本作薛鮑改

趙世家作擊者是一本作薛亦非丕烈案王能又封其子問陽姑衣乎今本問作河衣作密乃誤涉鮑

補曰字譌趙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鮑衍齊字吳氏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

秦四言所能並為一句而即能鮑改謂為為所以為腹心之疾者腹心鮑本謂樓子於鄆陵曰鮑改謂為為秦疾攻楚楚還

兵楚趙衍字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鮑改寄為割吳氏國之大利也之下鮑本樓廡翟強也今本廡作廡

字皆無此字韓策作鼻即鼻也翟強與秦事云云與此事合疑樓廡即管鼻也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王鮑本作主吳氏是弗救矣

矣鮑本必為合於齊今本為外於楚以重公也鮑衍

魏四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王鮑本作者中身鮑本秦攻梁者秦上鮑本天下必能救鮑必上

吳氏補曰作必不語順而湯之服桀矣之鮑本知字當是今秦國與山東為讎鮑本八年鮑上

吳氏正曰齊策昔者萊莒以悍越作而輕本伐榆關魏字吳氏補曰此宜有魏字不烈案

此因即說本國事故不更皆其所恃也今本其作有乃誤涉鮑也鮑改其作稽積竭盡一本當作稽此書

多作是以質秦鮑改質作質吳韓且坐而胥亡乎補一本胥作耳王交制之也本無乘北郢魏冉傳入北

宅遂園大梁此為乘北郢攻齊得剛博吳氏補曰剛博得許鄴陵當有攻魏字缺脫不能禁人議臣於

君也本無而韓魏壤梁為秦必魏也必有於字何也哉本無天下之合也補一本有不如齊趙鮑改齊

或上疑字誤荆齊不能獨從正曰一本荆齊是今本齊作收乃誤涉鮑也鮑改齊為收而

構之秦趙必復關必重魏復有鮑字欲王之東長之待之也有也字將皆務事諸侯之能合於王之上

者補一本王之無之字吳有齊者不若相之有王字是以有雍者與秦遇鮑本補作齊秦王於秦今本於

云收秦太后之養地於秦芮宋謂云云遂絕趙也本無無蔽於秦者不烈案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

隱曰蔽四結反猶王不如除侯人侯鮑本秦韓不敢合敢字魏王令之謂秦王曰之人吾請先天下構

魏為講下同衍鮑字魏王曰烈案冉字當是衣焦不申頭塵不去浴不烈案此咏憤詩注也今者臣

來誤之周寂善齊不烈案寂字是見前聞見者問鮑本魏人有唐且者同史作睡不烈案且睡字同

而強二敵之齊楚也今本楚唐且謂信陵君曰唐且恐有誘外至縞高之所烈案縞字是也古今人表

縮高人大笑也作人之所大笑是倍主也作王若君弗致也本無以造安陵之城作告受詔襄王氏

補曰大事記有常不赦鮑常下補刑今縮高謹解大位鮑本無此字又曰則雖乃謬之謬是使我負襄王詔

引作襄王鮑改爲為適素服縞素鮑衍上素字吳臣爲王之所得魚也鮑改王今以臣凶

惡臣下鮑本有之字吳補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辟人於途一本鮑本作避吳補必褰裳而趨王王上鮑本

魏王曰誤吳氏正曰誤其自纂繁也今本其作器繁爲繫吳補曰恐當作繫而王以是質秦鮑改質爲質

有字前以爲嫪毐功今本以王以國贊嫪氏氏鮑本天下必合呂氏鮑改合作舍吳氏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

秦鮑改且作唯丕烈案說苑作且古今人表中中安陵君唐唯即此也吳氏正曰唐以頭搶地爾爾鮑本

韓一大成午從趙來爲成下鮑本別爲一章此策文亦見韓子內儲說下可證也大成午又見趙世家古今人表而

有兩趙也今本我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各下鮑本復有各而廢子之謁乎謁鮑本蘇秦爲楚合從鮑改

趙吳氏補曰字合伯膊膊鮑本無丕烈案吳氏正曰也相合膊考無者當是索隱曰按戰國策作合伯春

記注勝於旁水擊鴈今本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鞮鮑本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

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革扶吠芮吠鮑本作咬丕烈案史記作咬吳氏補曰扶即決也又曰

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吳氏正曰索隱引廷爲云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從牛子也丕烈案顏

非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吳氏補曰字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鮑本無丕虎摯之士吳氏正曰擊

矣鮑本無丕虎摯之士吳氏正曰擊

朋吳說 楚國必伐矣鮑本無矣字吳補一本 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為不能聽我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

是矣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 案今史記有也縱二字以必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作必不烈 是我困秦韓之兵困鮑本作

索隱考之其本亦無縱字韓必德王也 案史記作必考索隱其本是之字鮑本無也縱二字吳補

史記作因多其車重其幣鮑本多車幣吳補一本復作多其車重 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吳補一本矣作也

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因鮑本無不烈案史記作已 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以鮑本作已不烈 公仲必以率

為陽也吳補一本 仲奮於財仲上鮑本 韓公仲謂向壽曰韓鮑本作為吳氏補曰一本章首韓公仲據史

此不誤當云蘇代為或云使蘇代而策文但云韓公仲謂者省也 今公與楚解中吳氏補曰史與楚解口地今 封小令尹

以桂陽吳氏補曰 不如公孫郝郝鮑本作郝改為郝吳 而甘茂黨於魏今本戊作茂 是與公孫郝甘茂同

道也今本誤作甘 今公言善韓以備楚備鮑本作待吳補一本公今善韓 今公徒令收之令鮑本無不烈

公過楚以攻韓吳氏補曰鮑本收韓史同不烈 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鮑衍以字之字不烈案 勸齊

兵以勸止魏上勸字鮑本作 秦王以公孫郝郝鮑本作郝 不求割地而合於魏今本不為亦乃誤涉鮑也

行或求木亦字不烈案吳說亦未是此 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鮑衍齊字吳 久雖兵史今本久作必史

改久為必史為交吳 據魏以郟齊郟齊鮑本 臣以為令韓以中立以勁齊鮑改勁作攻吳氏補 韓公仲相

鮑衍韓公仲相四字必錯簡 秦秦魏遇下秦字鮑 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鯀之秦鮑楚字魏之絕齊於楚明矣上

鮑本有 齊楚信之必輕王鮑衍楚字吳 王日向也子曰鮑衍王日向也止孰便也吳氏正曰乃楚策虞卿

曰云云吳氏補曰今詳其文當周楚其說是也當是自此策文中也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擊鮑本

臣反乃行鮑本作肆吳秦王謂魏王曰今本下王觀鞅謂春申曰鮑本朱英不烈案鞅即英

鮑從之誤甚而君用之弱弱下鮑本有也字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鮑改澠作鄆吳氏補曰澠不使吳

向經與下不可對文不能愛其許鄒陵與梧割以予秦吳氏補曰按史云不能愛許鄒陵其許魏割以

與史記當皆有誤去百六十里鮑去上楚秦鬪之日也已鮑改也為近吳氏正曰史作秦楚之公仲數不

信於諸侯諸侯錮之二諸侯鮑本不重鮑補下蘇代為楚王曰有謂字鮑本為下明之反也明鮑本常伏趙鮑改伏為

韓二 妾事先王也也鮑本妾困不疲也疲鮑本秦重國知王也知鮑本智者鮑本多即作智此非有異

韓之急緩莫不知急緩鮑本公仲柄得秦師吳氏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按不識坐而待伐今本伐殆不

合軍於南鄭矣吳氏補曰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史為是至烈案索隱曰殆不合於南

韓也韓固其與國也鮑本無吳補一本其將揚言救韓揚鮑本作揚作狀陽公恃秦而勁持鮑本作持

待公戰不勝楚塞三川楚謂秦塞三川也鮑本當是誤依史記添入耳司馬康烈案徐廣曰一作唐以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鮑以上補臣字公無辭以後反後鮑本魏地易於下地鮑本無吳補令韓王

知王之不取三川也知下鮑本有之字鮑夫楚欲置公子高鮑改高為皆吳氏補曰皆與阜通此為高音

與杖道而畔楚今本楚下

未是於是以太子扁鮑衍以字改尉為與吳氏補曰此高字譌丕烈案昭揚梁王鮑改揚為陽吳氏補曰即陽音同而譌馮君

廣王吳氏補曰廣字未詳疑有誤而害於韓矣吳氏補曰善字疑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吳氏補曰揚疑傷字譌以恨秦鮑改恨為疑

限鮑改母為無吳氏補曰無通而得楚鮑改得為德吳氏補曰當作德而交楚也今本交下有字乃誤涉鮑也鮑補今公自

以辯於薛公以下鮑本令我使鄭立韓令鮑本今吳補必周君而深怨我矣今本必下有字鮑本有絕字臣之強

之也臣上鮑本有使字吳氏補曰一本上無使字是合世子作命走而不死鮑改走戰之於國中必分中下鮑本必保於公必下鮑

韓挾齊魏以眈楚今本眈作盼乃因鮑注而誤其字也吳氏補曰策文如此冷向謂韓咎曰吳氏補曰

蘇代蘇代恩謂咎即太子咎豈有內幾瑟之理當奉幾瑟而內之鄭鄭鮑本無丕烈案鄭即韓

重而送之以鮑本作因也也鮑以為戒也鮑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此鳥二字韓傀相韓吳氏補曰史作韓相傀

俠累也又曰韓非子傀作廐藝文類聚引作韓傀丕烈案傀廐同字累傀同字聶政問曰問下鮑本有之

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觴上鮑本有自字吳補一本具酒觴丕烈案史記因謝嚴仲子固鮑本

補一本固鮑史同丕烈案今鮑夫鮑本作丈吳補一本夫人史同章昭云古者尊

家訓以交足下之驢交鮑本作反吳補一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

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鮑本作居市井屠者幸以養

在史問丕烈案史記而作鮮鮑本無吳補一我雖不受鮑本義吳補一今親不幸幸下鮑

復衍也。韓人攻宋。吳氏補曰：蓋韓珉為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疑人即珉之譌。不烈案：鮑氏引史記齊世家，此下韓字皆作齊，考此策文必本亦作齊。史記索隱引此策文異同不及韓策後人乃誤改之耳。蘇秦為韓說秦王。吳氏補曰：當作代。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鮑本韓故已攻宋矣。故鮑本

其西面事秦。無鮑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病鮑本作痛，吳補。一本固欲病之。是我免於一人之下。鮑改免為免，吳氏補曰：此古免免通。昔者穆

公一勝於韓原。鮑穆上大勝以千數。千鮑本作十，不烈案：十字是也。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名鮑本亦請男為臣

請鮑本。東孟之會。此以下鮑本連上文。吳氏補曰：姚及一本自為一。聶政陽堅。吳氏正曰：說見前。不烈案：此在東周策。許

異蹙哀侯而殪之。驚鮑本作驚，吳補。一本作獻字通。鮑改哀為列，下同。吳氏補曰：哀列二字。吳補亦未是說在前。今日鄭君

日作曰。雖為桓公吾弗為。鮑吾上補。而二字。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他下鮑本則可以辟其兵。辟鮑本作避。吳補一本避。

作辟。當音開。不烈案：凡辟音避者，鮑本多。然而見親秦。然鮑本無吳。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韓字。鮑補

韓字。吳氏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然鮑本無吳。計之非金無以也。今本計上有韓字。鮑補

作之計。不烈案：依文自通。鮑補吳正皆非。韓亡美人與金。亡鮑本其疏秦乃始益明。始下鮑本有於字。鮑補

今公疾攻魏之運。鮑改運為輦，下同。吳氏正曰：運未詳。則蓋觀公仲之攻也。蓋鮑本或謂韓相國曰。或鮑本無求武隨。隨鮑本作

同字。勢必不善楚。鮑衍不字。吳氏補曰：疑衍。士唐客於諸公。鮑改士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今本無珉字。乃誤涉鮑

仲侈。此云公仲珉策歷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曉。公仲即公。入又奚為捩之一。鮑本無入字。吳補何意寡人如

是之權也。令安伏。吳氏補曰：權未詳。字疑有誤。不烈案：令當作今。上文云：且伏於山。秦之強補鮑秦上

垣。鮑本。所以不及魏者。及鮑本作反。吳補。一以燕亡於齊。鮑衍此皆絕地形。吳氏補曰：絕地形。不得議

公孫郝郝鮑本改爲郝不得議甘茂今本戊作茂公孫郝嘗疾齊韓吳氏補曰疾字恐有誤陳四辟去疑當作而甘茂

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有反鮑本攻其講鮑本且構不烈案此臣故願公仲之國以侍於王今本侍誤

待鮑改國以作以國吳氏補曰當作以國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也鮑本無鮑或謂山陽君曰或鮑本無鮑本無上及不交齊及鮑本無鮑是何

以爲公之王使乎王鮑本主烈案史記作主以強秦而有晉楚鮑衍周成恢周下鮑本張登請費繆曰請鮑本請介

公子年謂韓王曰今本年作牟鮑本年輸人爲之謂安令曰鮑安下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乎鮑本無

次乎吾難敗其法魏王爲九里之盟之盟鮑本重吳補一本九里正曰大事記按韓非子魏王爲白里

此魏王依彼知爲惠王爲謂建信侯曰鮑改侯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吳補一本

燕一地方二千餘里餘鮑本無不粟支十年十鮑本二不烈案史記作數北有粟粟之利今本粟作

粟不烈案發興號令與號鮑本號出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南鮑本作促吳補一本南近齊魏不烈案

齊趙強國也也鮑本無不奉陽君李兌鮑衍李兌二甚不取於蘇秦吳氏正曰蘇李兌因爲蘇秦吳氏正

允二字誤漢也善蘇秦則取有之字取下鮑此霸王之業矣鮑衍而以事足下不可乎不鮑本無鮑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鮑衍

字不取素飡馮辭孤竹之君馮鮑本無不烈案馮於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今本揚作揚鮑本

秦秦字疑衍不烈案上足下不踰楚境鮑衍楚字吳氏正曰此妾知其樂酒也其下鮑本故妾一僵而藥

酒鮑本不烈案史記作故妾一僵而覆酒使之說齊者鮑衍昔趙王鮑改王爲主不烈因反斗而擊之

代王腦塗地之鮑本無王下有殺之王三字吳補一本反斗而擊之王腦塗地今趙王已入朝今鮑本無王大王不

事秦大上鮑本有今字乃北見燕王吳氏正曰大事記云皆說昭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不烈案身

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今本無曰有大數矣五字鮑本無今本乃誤依鮑本刪而欲報之二年矣吳氏正

字必誤子能以燕敵齊鮑本報不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鮑本西不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鮑

本無鮑補子字吳補一而齊宣王復用蘇代鮑改宣為閱下同吳氏有齊宣王何如鮑衍宣字不烈案此

無然不鹿毛壽吳氏補曰徐廣曰春秋後語亦作屠毛甘陵縣本名而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

非太子人者可證啓與支黨支鮑本作友史記作交是禹名傳天下於益益下鮑本有也字吳補一本

人恫怨怨鮑本作恐鮑改恐為二年燕人立公子平年下鮑本有而字鮑改公為太吳氏補乃使蘇代持

質子於齊鮑改持為侍吳氏補曰史作侍不齊王其伯也乎也鮑於是出蘇伐之宋今本伐作代鮑本作

復有鮑改秦為奉吳氏補力少不足以報少鮑本無吳人趨已趨已趨二字鮑本無吳秦齊助之伐

宋鮑改秦為奉吳氏補使使盟於周室下使字鮑本作之吳補一本使使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

破之鮑本作客吳氏正曰史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史文今涇陽君今鮑本作命不烈案夫反宋地歸楚

之淮北鮑本有而字則不過養其親其下其字鮑本作耳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吳氏正曰其丈

夫官三年不歸鮑本官字是也與殺吾父鮑父上補主字吳氏為其兩譽也今本為

燕二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 於鮑本無天下正告楚曰或鮑本依之改耳乘夏水而下漢鮑而

本無吳補一本而 我下枳道南陽封冀 我鮑本無道下復有道字鮑改枳為枳吳氏補曰枳字通不烈

下丕烈案史記有 枳句絕道字下 鈛戈在後案史記作鈛戈 魏無濟陽作外黃濟陽恐齊救之 救鮑本作枳不

寫鮑本作象吳補一本作寫蓋古象字 齊王四與寡人約 王鮑本作人吳補一本人 致蘭石字 鮑石上補鮑

作爲語也丕烈案史記作寫寫字是 鄒鮑本作鄒丕烈 趙得講於魏 烈案史記作趙 至公子延 鮑改至為

日索隱云 因犀首屬行而攻趙 鄒行而三字鮑本無吳補一 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 吳氏補曰史難

馬陽 贏則兼欺舅與母 贏鮑本作贏丕 以鄒塞隘 隘鮑本作隘丕 此必令其言如循環 烈案史記有用兵

如刺畫繡 此必策文作繡 史記作畫 遂兩存也 今本刪去繡字者誤 母不能制 制鮑本作制 吳補一本知

封陸之戰 陸鮑本作陸丕 而燕趙之秦者 吳氏補曰之下恐有缺字丕烈 或從或不否 丕烈案史記作不

蘇代爲奉陽君 鮑改爲 今齊王召蜀子 今鮑本 使不伐宋 鮑宋下 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 道鮑本

齊趙絕 今鮑本 持臣非張孟談也 吳氏補曰 齊王使公王曰 以別王字 新序有公玉丹 史公玉帶 則公玉

姓也此疑有缺誤丕烈 命說曰 吳氏補曰 說 令不合燕趙 令爲必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 鮑改知爲

案曰誤字此字是其名 疑術王字疑 臣以爲不若逃而去之一本此有爲字深結趙以勁之 勁鮑本

是則近於相攻有也字 鮑本 臣雖爲之累燕補不字弗予相又不子卿也 本不子相又不子卿也 伊尹再

逃湯而之桀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果與伯舉之戰鮑改伯為柏吳氏正曰古字通陽虎之難今本虎望諸

攻關而出逃鮑本無薛公釋戴戴鮑本三晉稱以為士鮑士上補好字吳氏補曰士上恐臣請獻一朝之賈

鮑改買為賈吳氏補曰疑賈字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臣下鮑本有之字鮑臣聞離齊趙鮑改開作開吳欲以復振古塋

也古鮑本蘇子收其餘兵收鮑本將與齊兼鄒臣鮑改鄒為賢吳氏臣之所重處重卵也卵鮑本作卵鮑

正曰一本卯作卯據此則猶划刈者也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划刈者也期於成事而已期鮑本作其鮑

補曰當作燕王不與齊謀趙本不與疑王即不字之譌使齊犬馬駸而不言鮑改制為專吳氏補曰專字譌

亦則已矣亦則鮑本賴先得王今本王不宜懼下鮑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封之三字鮑本無

太后弗聽太上鮑本寡人有时復合和也和也二字鮑本無皆從事於除患之道道鮑本作遺下有者

者字而先使除患無至者補曰上疑有缺文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予鮑本作與吳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

西正曰此齊乘承通齊田單欺詐騎劫欺鮑本無承燕之弊鮑改承為乘吳氏正曰說代將軍者鮑

案史記無以與寡人有邪烈案史記作隙霸國之餘教也也鮑本無莫徑於結趙矣徑鮑本作

莫若徑結趙史記云莫若於結趙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魏鮑本作趙吳補一本約楚魏宋盡力史

較此但無宋字此當衍宋也故鼎反於歷室於鮑本作乎吳氏正曰歷史作曆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

植於汶泉魚鮑本作案吳補一本汶先王以為愜其志愜鮑本作順下有子字吳補一本以為愜昔者五

子胥今本五伍伍鮑本作伍伍烈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悟鮑本作悞伍烈案故沈子胥而不悔不鮑本

烈案伍烈故入江而不改吳氏補曰史不化不臣雖不佞佞下鮑本有乎字吳補一本無蓋王而不能自恃

王上鮑本復有為字萬世之善計鮑計下故古之人稱之上之字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索下鮑本山東之

主遂不悟之鮑本無吳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鮑不下補惡字不烈案此所補誤其之主者不卑名為一句下文

山東相合主也國也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吳氏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烈案此非主必大憂主鮑本

必北攻燕北鮑本無吳補秦久伐韓久鮑本今久伐楚久鮑本作秦蘇子車五十乘五十鮑本臣聞當世之

果下吳氏補曰卑字蚌合而排其喙喙今本誤喙排鮑本作箱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故字之字蘇子謂燕

相曰下鮑本燕因合於魏得趙鮑得上補魏字改

三燕已積表今本積作積積盡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鮑本無見字不烈案吳氏引使慶秦以二十萬

攻代吳氏補曰史作綱秦不虞君之明罪之也罪鮑本作棄不烈案棄字當是異於上以故掩人之邪者

其鮑本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譌不烈非君心所望之心鮑本作恐無所字鮑改恐為執吳

即鮑本吳氏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譌不烈猶家之有垣牆猶鮑本無吳補一本此未盡厚也未

鮑本有為字蓋下鮑本有蓋一作盡四論不脩心議不累物吳氏補曰脩字必有誤

字再也。棄大功者報也。序上鮑本有簡字。丕烈案：新

樂毅又曰：掠廣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聞事，而新序之說為是。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燕吳氏補

字再也。是秦趙有鄰，鮑本作鄰。吳必不復受於秦矣。鮑受下臣切為王患之。鮑本切作竊。兵以臨易水

今本水，魏未下則易水以。謂其太傅鞠武曰：鞠，鮑本作鞠。吳補一本：鞠作欲排其逆鱗哉。鮑本批作排。

北水，魏人以隨本作已。謂其太傅鞠武曰：鞠，鮑本作鞠。吳補一本：鞠作不能為謀。鮑本作不

也。丕烈案：史記太子容之烈案，史記作舍，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鮑改以作謂。吳氏補曰：鮑衍曰：字丕得願交於荆軻可乎

者之行之。鮑本作為吳補一本明不言也。鮑本作致光之言。吳補一本：此以死明不泄言。今本：以不棄其

孤也。丕烈案：史記有而字今秦有貪饕之心。鮑本利作丕臣海內之王者，策作半天下之王。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將鮑本無丕趙不能支秦。能鮑本無吳補一本：此莫敢合從。今本：莫彼大將擅兵於外，今本：彼

其價破秦必矣。破鮑本無吳補一本：有而不知所以委命。鮑本無丕此國之大

事。丕烈案：史記有也字太子日日造問案。鮑本作太子日日造門下。丕烈供太宰異物。異上鮑本有具字虜趙王

無上。鮑本有遺字。丕烈案：史記夫今樊將軍，鮑衍夫字。丕曰為之柰何。為之二字鮑本無。吳補一本：而右

手摭抗其胃。而鮑本無抗。鮑本無吳氏補曰：堪一作抗。索隱曰：抗苦浪反。言抗推也。其義非考小司馬讀誤也。史

記字作誌戰國策字作沈故徐廣曰一作枕沈摠同
字亦丁鳩反作抗是形近之譌吳依小司馬讀並誤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補一本拊心不烈案史記作

府有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烈案史記無年十一三今本二字一鮑本作
之字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烈案史記無年十一三今本二字一鮑本作
件通不烈案史記無日以盡矣已不烈案史記作太子及賓客烈案史記有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宋如意和之不烈案文選所云出燕丹子耳與史記及此策文不同復為抗慨羽
聲鮑本作復為羽聲沈憐吳補一本憐慨羽聲不烈案史記羽
畏慕大王之威不烈案史記作怖以拒大王鮑本作以逆軍吏吳補一本以

畢使於前不烈案史記有得字秦王謂軻曰起史記有無起字奉之發圖字不烈案史記有
抗鮑本無不烈絕袖鮑本倒不烈時怨急烈案史記作惶秦王還柱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不烈
案史記無見上絕袖鮑本倒不烈時怨急烈案史記作惶秦王還柱而走還鮑本作環下同不烈

得持尺兵尺下鮑本有寸之二皆陳殿下不烈案史記有提軻案史記作提荆軻也秦王之方還柱
走烈案史記無乃引其匕首提秦王存之類索隱云適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義烈不案當是史記作

衡策又作提論秦王復擊軻被八創字不烈案史記有箕踞以罵曰誤倨而論功賞羣臣已字不烈案
有乃以藥囊提軻也不烈案史記有

宋衛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本無吾欲藉子殺王韻云唐武后字作至如臣字作忝臣即人也

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若正作人此句鄰有短褐短鮑本梗枏豫樟枏鮑本作枏枏即枏

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臣字是也鄰有短褐短鮑本梗枏豫樟枏鮑本作枏枏即枏

宋衛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本無吾欲藉子殺王韻云唐武后字作至如臣字作忝臣即人也

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若正作人此句鄰有短褐短鮑本梗枏豫樟枏鮑本作枏枏即枏

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臣字是也鄰有短褐短鮑本梗枏豫樟枏鮑本作枏枏即枏

宋衛齊王果攻拔宋五城本無吾欲藉子殺王韻云唐武后字作至如臣字作忝臣即人也

文吾義固不殺王墨子公輸若正作人此句鄰有短褐短鮑本梗枏豫樟枏鮑本作枏枏即枏

云北方有侮臣請藉子殺之可證臣字是也鄰有短褐短鮑本梗枏豫樟枏鮑本作枏枏即枏

惡以王吏之攻宋今本惡作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惡為臣夫宋之不足如梁也足鮑本無吳補趙王亦說

曰說鮑本無吳補一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實鮑本作資鮑改資不如遂行遂行今本脫遂宋康王之

時鮑衍康字下同吳氏正曰索隱云戰國策呂氏有雀生鹹於城之隙吳氏正曰新序作鶴所載此策文

本鮑黑色食野大於爵害爵也為鶴明甚此必欲霸之亟成高注其證也新序亦作亟鮑本誤罵國老諫曰今本

臣乃誤涉鮑也鮑改曰為臣吳氏補曰疑字誤遂得而死吳氏補曰新序得下有病字不烈案新

百白璧一四白鮑本無吳補一本白璧不烈案此當以野馬四為句白璧一為句百即白字誤衍下文野馬

氏及趙簡子以乘璧遺衛事相類而不引此非也此小國之禮也也鮑本無吳今蒲入於魏吳氏補曰

亦於秦司馬貞引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穆里疾傳有復鮑本無吳害秦以善

魏善鮑本補一本鮑改善因效金三百鎰焉鎰鮑本補曰鎰通乃見梧下先生類聚作梧正臣聞秦出兵

正曰一本鮑改入為出吳氏願王博事秦鮑改博為專吳氏補曰字當作專臣以是知王緩也今本以

以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鮑公下皆逐也逐下鮑本教送母母下鮑本皆要言也要鮑本

中山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鮑改襄為桓不烈案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亡鮑本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

本鮑改五為四云下同吳補一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鮑改之中山千乘之國也千鮑本補一本作千吳藍諸君

患之吳氏補曰求隱云戰國策望諸作藍諸恩按燕策望諸燕趙好位而貪地位鮑本王苟舉趾鮑趾上

燕趙聞之怒絕之怒上鮑本 何在其所存之矣今本所下有 司馬喜喜鮑本補引徐廣注史記及鄒陽書作

也喜字 君曰何也臣抵罪鮑臣上補曰字吳 果令趙請誤今本請下有之字乃 事成則有土子民子鮑本補一本子民

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王鮑本無 周流無所不通通鮑本 特以為神力言不能及也今本力作人乃誤

絕楚策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可證神字句 司馬喜曰趙強國也鮑本喜作喜 所傾蓋與車車下鮑本有者

下壺滄餌之餌之鮑本作臣父丕 樂羊食之古今稱之羊鮑本無鮑稱 蓄積糧食食人本 秦軍大尅鮑改

尅吳氏正曰克尅字通是也 乃使五校大夫王陵鮑衍五字丕烈案此誤甚也當衍校字秦本紀云五大夫秦爵下亡

五校注云云今誤鮑之下補卒字吳 而與戰之於伊闕吳氏補曰 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至

二字鮑鮑改君為倍 諂諛用事諂諛鮑本 以掠於郊野今本以作心鮑衍以字丕烈案吳

乃因吳說鮑改也 以待韓陣鮑也鮑改持為待 至於平原君之屬若鮑 以合伐之今本合作今 今果何如何

鮑本如何不烈案鮑改持為待 以諸侯之變吳氏補曰以

重校戰國策序錄 曾子固序注今本在首鮑本在列向序錄下吳氏識此序後云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

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者元本也先

曾氏者重校本也丕烈案當在此與下文文叔諸跋連者為是今本在首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據吳氏

云知為姚氏一本然亦非鮑本尤誤 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率鮑本 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也鮑 法不同而考之無

疵法上鮑本 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今本不泯二字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以下鮑 而載是說者者吳

蓋自堯舜夏商堯舜吳意天之于至寶之上吳引有下字不雖雜見於史記他書雖吳孫元忠書閣本戰

國策後同今本閣誤閣下共五百五十籤今本伯作百集賢本最脫漏今本漏誤誤孫元忠記劉原父語今本

原誤元吳後再扣之吳引不誤無甚增損今本損誤採太史公用字今本字誤事每篇間有異者今本

不誤吳引先秦古書吳引無先字不烈剡川姚宏伯聲父題今本此後有跋云戰國策經鮑彪殺亂非復高

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於時著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

誤采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啓中以二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

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晒要之此兩本實為雙璧一固不可也崇

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翁謹識又有跋云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況

古本戰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於○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册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采正傳補

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翁云天啓中得此於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

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與庚寅冬○翁錄

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於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較此頗多是正而

摹寫譌字猝未深辨并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已亥春從錢氏借高

氏原本校前十九寫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為

全璧云較先不烈案此雅雨堂本之原委也覽之而與宋槧不同之故瞭然矣

附錄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註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
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愨
丕烈案此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會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
當云族子也

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管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丕烈

仍引春秋後語數條見前。此所云未詳。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丁卯。實同時。鮑能

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

舜明廷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

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

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二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丕烈案。吳氏此跋可作附錄。

二。右戰國策情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錄

已闕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印本存者有十

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會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

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丕烈案。紹興四年十月。耿延禧百順刻。吳本附其序。今不列。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

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丕烈案。此有五。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

塋惡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寶華作唐書。釋武后用塋字云。古字

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塋乃古地字。又塋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惡字。幽州僧行

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丕烈案。以下所列

合者未詳姚
意何云也。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

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隱五事。自注云。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

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司君。馬自注云。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莘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

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瘡字。廣韻七事。門。周中大夫藍諸。音有亥。唐趙有大夫。肆買音。肆訓。門也。齊威

王時有左執。玉篇一事。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生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

法公旗香。玉篇一事。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生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

纂一事。自注云。引風俗通。春秋後語二事。自注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

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自注云。廉頗為。自注云。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北堂書鈔

一事。自注云。楚人以弱弓。徐廣注史記一事。自注云。韓兵入西周。張守節正義一事。自注云。碣石九門。舊

戰國策一事。自注云。羅尙見秦王曰。秦四。李善注文選一事。自注云。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

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

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

有手寫附于姚註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

書。寬所註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丕烈案。兩序大同

撰。而令威曾書之耳。當是有人見其本而寫附也。未詳兩篇孰為先後。要非令威撰。末題姚寬書。而吳氏

迷云。題姚寬撰。是其誤。又云。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云。亦不然。假使令威自有注。不容此序中

不及伯聲校一字也。所錄逸文。雖加詳。然不及刻本之謹。嚴。往往有非策文。而招他書之

黃君蕘圃刻姚伯聲本戰國策及所撰札記既成。屬廣圻爲之序。爰序其後曰。戰國策傳於世者。莫古於此本矣。然就中舛誤不可讀者。往往有焉。考劉向斂錄云。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是向書初非不可讀者也。高誘卽以向所定著爲之注。下迄唐世。其書具存。故李善司馬貞等徵引依據。絕無不可讀之云。逮會南豐氏編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時題記。類稱爲舛誤。蓋自誘注。僅存十篇。而宋時遂無善本矣。伯聲續校。摛四百八十餘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旣皆祖南豐。又旁採他書。復每簡略。未爲定本。尙不能無劉原父之遺恨耳。厥後吳師道駁正。鮑注。用功甚深。發疑正讀。殊有出於伯聲外者矣。今蕘圃之札記。雖主於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取吳校。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凡於不可讀者。已稍稍通之矣。後世欲讀戰國策。舍此本其何由哉。廣圻於是書。尋繹累年。最後於斂錄所云。臣向回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戰國策實向一家之學。與韓非大史公諸家。牴牾職此之由。無足異也。因欲放杜征南於左氏春秋之意。撰爲戰國策釋例五篇。一曰疑年譜。二曰土地名。三曰名號歸一圖。四曰詰訓微。五曰大目錄。私心竊願爲劉氏擁鮮清道者也。高注殘闕。艱於證明。粗屬草槩。牽率未竟。他年尙能遍稽載籍。博訪通人。勒爲一編。俾相輔而行。未始非讀此本之助也。諗諸蕘圃。其以爲何如。嘉慶癸亥十一月。元和顧廣圻。



新華書局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策 國 戰
記札刻重附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注 者 高 誘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3
4
3687